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03
55



文庫 11
D 303
55

柳田泉文庫

48-11017

010190567279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壽豐堂都督尚書加級張廷玉等



張

臣

子承慶 全昌

孫應昌 德昌

董一

元 子

保

杜

桐弟 孫弘域

子文煥

蕭如葉

趙

寒

孫

達

雲 尤繼先

樂亭監軍官秉忠

柴國柱

李懷信

張臣榆林衛人起行伍為隊長躡捷精悍搏戰好陷堅

從千總劉朋守黃甫川朋遇寇喪馬被圍臣單騎馳救

射中其魁奪馬載朋歸由此知名旋代朋職屢戰跨馬



梁李家溝高家堡田家梁西紅山竝有功遷宣府膳房
堡守備寇嘗大入環攻堡欲生得臣臣召麾下酌水爲
酒歡呼歌飲寇莫測所爲不敢登臣夜決圍出取他道
以歸上官壯之擢延綏入衛遊擊將軍隆慶元年九月
土蠻大入昌黎撫寧樂亭盧龍遊騎至灤河諸將莫敢
戰臣獨勒兵赴之遼帥王治道曰敵衆我寡往必無利
臣不顧率所部千人擐甲直馳呼聲震山谷寇以數騎
嘗奮前斬之追至棒槌崖斬首百十餘級墜崖死傷者
無算事寧薊鎮諸將悉獲罪臣以功增秩二級無何寇
潛入場子嶺參將吳昂被殺命臣代之尋進副總兵領

總督標下事改守薊鎮西協萬曆初錄秋防功進署都
督僉事炒蠻潛入古北口參將苑宗儒追至十八盤山
戰歿餘衆被圍臣急偕遊擊高廷禮等馳救寇始去坐
鐫一秩五年春以總兵官鎮守寧夏順義王俺答報怨
瓦剌欲取道賀蘭臣不可俺答恚語不遜臣夜決漢唐
二渠水道不通復陳兵赤水口俺答乃從山後去三歲
互市毋敢譁者閱邊給事中以苛禮責望劾罷之十一
年小阿卜戶犯黑峪關守將陳文治以下俱逮繫詔起
臣副總兵駐守馬蘭峪會朵顏長昂屢擾邊薊鎮總兵
官楊四畏不能禦乃調四畏保定而徙臣代之長昂雅

明史卷三十三 列傳 二
憚臣使其從母土阿妻東桂款關乞降乃撫賞如初猛
可眞者俺答弟老把都棄妾也坐與小阿卜戶犯黑峪
關罷歲賞旣納款復猖獗以謾詞報邊臣而令大嬖只
代爲謝罪大嬖只者順義王乞慶哈棄妾也臣等測其
詐令將士出塞捕二十三人繫之獄令還我被掠人猛
可眞以所愛者五人在俘中許獻還所掠親叩關索故
賞臣等并召大嬖只入演武場譙責甚厲兩婦叩頭請
死乃貸之先後獻還八十餘人中有被拘數十年者臣
以功紀錄優敘尋進署都督同知召僉書左府事出爲
陝西總兵官鎮守固原十八年春移鎮甘肅六落赤犯

魏爾不失兔將往助之其母泣泣不從遂攜妻女行由
和昌宋家莊穴牆入臣逆戰水泉三道溝格殺數人
奪其坐纛卜失兔及其黨沙胡兒拉中流矢走臣亦被
創將士斬級以百數生獲其愛女及牛馬羊萬八百有
奇卜失兔仰天大慟曰傷哉我女悔不用母言以至此
也自是不敢歸巢與宰僧匿西海已屬宰僧謝罪其母
及順義王亦代爲言乃還其女而使歸套臣以功進秩
爲眞時諸部長桀驁甚經畧鄭洛專主款臣以爲不足
恃上書陳八難五要畧云邊薄兵寡餉絀寇驕諸部
順逆難明宜復額兵嚴分卒足糧餉分敵勢明賞罰且

以創重乞歸帝不許後二年謝病去臣更歷四鎮名著塞垣爲一時良將子承蔭由父蔭積功至延綏副總兵勇而有謀尤精騎射數鏖戰未嘗挫衄萬曆三十七年代王威爲延綏總兵官沙計及猛克什力數犯邊是年冬復犯波羅神木承蔭邀卻之追斬八十餘人沙計欲修貢守臣惡其反覆拒之益徙近邊以數千騎犯雙山堡承蔭擊走之俘斬百二十有奇四十年沙計復入塞承蔭遮擊之嚮水斬首百七十餘級積前功進署都督同知世蔭本衛副千戶是歲遼東總兵官麻貴罷敕承蔭馳代之蟒金諸部近寧前守將祖天壽間出獵被圍

曹莊將士死者二百三十人被掠者六百餘人天壽以數騎免事聞論死承蔭初抵任獲免敖克等犯中後所拒斬其二長餘走出塞時虎墩兔抄花煖兔宰賽逼處遼境無歲不犯邊承蔭未至時虎墩兔以三萬騎犯穆家堡參將郎名忠等遏斬其四十餘騎及再舉守將梁汝貴襲破其營已而乃蠻諸部連犯中後所連山驛副總兵李繼功等力戰殪其魁徐引去自是虎墩兔所屬貴英哈等三十餘部悉奉約束遼西得少安承蔭旋以病去甫歲餘起守薊鎮未至復改鎮遼東四十六年四月我

祖高皇帝起兵，拔撫順巡撫李維翰、趣承蔭赴援。承蔭急率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遊擊梁汝貴等諸營，立發次撫順。承蔭據山險，分軍三立營，濠布列火器，甫交鋒。

大清兵蹙之，大潰。承蔭世芳皆戰死。廷相汝貴已潰圍出，見失主將亦陷陣死。將士死者萬，人生還者十無一二。舉朝震駭。既而撫安王循兒白家衝三堡，連矢詔逮維翰，贈承蔭少保。左都督玄祠曰：精忠世蔭，指揮僉事廷相以下，贈蔭有差。承蔭子應昌、全昌、德昌、應昌、嗣祖。臣猷當為指，傳僉事以父陳，增三秩為都司。僉書經

畧楊鏞用為左翼遊擊。四路出師，使從李如柏。天啟元年，遷大同，并坪參將。調延綏。二年秋，河套入犯，不能禦，免歸。督師孫承宗召置麾下，命駐錦州。承宗去，高第盡撤松錦守具。應昌亦歸崇禎。二年，總督楊鶴檄應昌署定邊鎮將事。河套入寇，擊斬百二十餘級。擢昌平副總兵。鶴遂薦應昌以副將鎮定邊。四年春，神一元陷保安。應昌偕左光先破斬一元。其弟一魁代領其眾圍慶陽。應昌及杜文煥趨戰圍始解，不沾泥圍米脂。應昌偕王承恩擊走之。楊鶴撫一魁處之寧塞而殺其黨茹成。竊賊黨張孟、金黃友才懼挾一魁以叛。延綏巡撫張福臻

令應昌及馬科擊之斬首千七百餘級友才走一魁守
不下其冬洪承疇代鶴命參政戴君恩總兵曹文詔同
應昌討之數敗賊賊棄城走文詔偕應昌擊敗之駙馬
溝明年春應昌禽友才混天猴陷宜君鄜州襲靖邊應
昌追敗之射傷賊將白廣恩八月山西總兵官馬士麟
病免擢應昌都督僉事代之言者謂寧武卒善逃宜令
應昌率所部三千人以從報可王之臣陷臨縣其地倚
黃雲山榆林河水出焉入於黃河城三面峭壁西阻水
巡撫許鼎臣總督張宗衡督兵攻賊與土寇田福田科
等相倚久不拔會王自用陷遼州逼會城鼎臣還專以

恢復責應昌六年春賊約福劫官軍撫標中軍陳國威
因偽稱之臣往逆斬福頭懸城下急擊賊始降應昌在
關中威名甚著及是選懷還撓務與賊士避總督宗衡
五檄之不赴奏諸朝限應昌與文詔三月平賊應昌避
賊不擊殺良民冒功爲巡按御史李嵩兵科祝世美所
劾帝乃遣近侍爲應昌內中軍七月部孽潰鳴謙驛監
視中官劉允中劾其避賊帝猶貸之令會勦畿南賊久
之擊賊平山偽報首功連爲允中及巡按御史馮明玠
真定巡撫周堪賡所劾帝令圖功自贖七年春追賊靈
寶稍有功已擊賊均州五嶺山敗績身中一矢退還河

南其弟全昌爲宣府總兵官宣府有警令應昌援又無
功命解職候勘八年洪承疇出師河南令率私家士馬
以從三月抵信陽會賊大入秦承疇命應昌及鄧玘尤
翟文防漢江南北玘死承疇以賊必由鳳縣棧道直入
畧陽改命應昌翟文自鄖陽轉赴興安漢中以會左光
先趙光遠諸軍至六月艾萬年曹文詔相繼戰歿賊盡
趨西安承疇急檄應昌及光先還救八月李自成陷咸
陽越二日應昌光先兵至擊斬四百四十餘級獲軍師
一人及全昌兵敗陷賊其潰卒歸關中掠沿河州縣山
西巡撫吳牲請令應昌收置麾下應昌已得疾不能軍

無何卒全昌由廕敘歷官靈州參將崇禎四年與同官
趙大允擊點燈子於中部已連戰邵陽韓城首功多巡
撫練國事請加二將副將銜大允駐耀州富平間擢賊
西路全昌駐韓城邵陽間扼賊東路五年七月代應昌
爲定邊副總兵曹文詔追賊隴州平鳳界全昌及馬科
率千人應之殄滅殆盡明年五月擢署都督僉事充總
兵官鎮守宣府應昌方鎮山西兄弟接壤爲大帥明年
七月

大清兵西征插漢旋師入其境攻圍龍門新城赤城
保安州薄鎮城全昌嬰城固守已而

大清兵西行全昌進兵應州帝以其孤軍救吳襄尤世威赴援不應全昌至渾源以捷聞還軍葛峪羊房口襄等復不援八月

大清兵再入其境閏八月四日克萬全右徯他城堡多失守旣解嚴兄應昌以罪解職命全昌并將其軍兵科常自裕言文臣張宗衡等重論而武臣輕貸非法於是全昌與文詔並戍邊用山西巡撫吳姓請命全昌文詔爲援勦總兵官與猛如虎等大破高加計八年春會洪承疇於汝寧擊敗汝州賊俄西入關與祖大弼敗賊涇陽未幾敗賊禮泉五月與賀人龍敗老回回於秦土嶺

尋解鳳翔圍走賊秦州敗之張家川已而都司田海龍張應龍戰死艾萬年曹文詔相繼歿官軍益衰賊盡趨西安承疇急檄全昌及曹變蛟先赴渭華格其前親督軍尾其後却賊紅鄉溝賊乃南入商維承疇又命全昌及趙光遠提兵三千截潼關大峪口部卒大譁闖入衆澤劫庫殺人河南巡撫元默請急援盧氏不聽光遠擅歸關中全昌進遷至潁州九月申追蝎子塊於沈邱瓦店戰敗被執賊挾之攻斬黃全昌因代賊求撫總理盧象昇不許責全昌喪師辱國曰賊果欲降可滅其黨不信賊不聽命久之全昌脫歸謁象昇陽和象昇令募兵

山陝尋薦之朝令赴軍前立功帝不許十年四月以楊嗣昌言逮付法司謫戍邊衛德昌崇禎初爲清水營守備三年夏勦王嘉眉被傷坐奪官久之起歷保定參將連破土寇仁義王十四年春總督楊文岳命從虎大成以五千人援開封不敢進其冬擢保定副總兵仍從文岳數有功十六年卒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董一元宣府前衛人父暘嘉靖中爲宣府遊擊將軍俺答犯滴水崖力戰死贈官錫賡春秋世祀兄一奎都督僉事歷鎮山西延綏寧夏三邊以勇敢著一元勇如兄而智畧過之嘉靖時歷薊鎮遊擊將軍土蠻黑石炭等

以萬餘騎犯一片石總兵官胡鎮禦之一元功最超俸三級遷石門寨參將隆慶初破敵棒槌崖功復最再進二級遷副總兵駐防古北口移守宣府萬曆十一年以都督僉事爲昌平總兵官尋徙宣府十五年徙薊州久之劾罷鄭洛經畧洮河命一元練兵西寧火落赤八犯一元擊之西川多所斬獲尋以副總兵協守寧夏擢延綏總兵官哮拜之亂套中諸部長悉助之一元乘其西掠輕騎搗土昧巢獲首功百三十驅其畜產而還寇內顧引去進署都督同知入爲中府僉事遼東自李成梁後代以楊紹勳一歲三失事尤繼先繼之半歲病去廷

議擇帥乃以命一元泰寧速把亥爲官軍所殺其次子把兔兒常欲復讐從父炒花及姑壻花大助之勢益強西部卜言台周故插漢土蠻子也部衆十餘萬與把兔兒東西相倚數侵邊至是卜言合一克灰正腦毛大諸部聲犯廣寧而把兔兒以炒花花大煖兔伯言兒之衆營舊遼陽將入掠鎮武錦義一元與巡撫李化龍策曰卜言雖衆然去邊遠我特患把兔兒及炒花耳今其衆不過萬騎破之則西部將不戰走乃遣副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親將大軍圍鎮武外爲空營待之寇騎馳入營大笑以爲怯乃入官軍忽從中起奮呼陷陣

自午至酉寇大奔逐北七十餘里至白沙碣俘斬五百四十有奇獲馬駝二千計伯言兒中矢死把兔兒亦傷餘衆終夜馳天明駐馬環哭其明日卜言台周入右屯攻五日夜守廉等固守乃引去時二十二年十月也捷聞帝大喜祭告郊廟宣捷行賞進一元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脞本衛世指揮使兵部尚書右星以下亦進秩有差伯言兒最慄悍諸部倚以爲強嘗誘殺慶雲守備王鳳翔坐革歲賞至是被殲諸部爲奪氣其部下遂納款把兔兒炒花及卜言台周爪兔兒反青復臨邊駐牧期以明年正月畧遼瀋東西一元慮歲晏不備爲寇所乘

乃先西巡以遏其鋒化龍亦留弱卒廣寧數西發以疑
寇一元提健卒踏冰渡河監軍楊錦與之俱度墨山天
大雪將士氣益奮行四百里三日夜乃抵其巢斬首百
二十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把兔兒以鎮武創
重歎曰我竟不獲報父讐乎未幾死其眾散亂諸部悉
遠遁一元以功進世廕二秩久之以病歸命王保代朝
鮮再用師詔一元隸總督那珩麾下參贊軍事尋代李
如梅爲禦倭總兵官時兵分四路一元由中路禦石曼
子於泗州先拔晉州下望晉乘勝濟江連毀永春昆陽
二寨賊退保泗州老營攻下之遊擊盧得功陣歿前逼

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
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一元分馬步夾攻步兵遊擊
彭信古用大楛擊寨碎其數處眾軍進逼賊濠毀其柵
忽營中礮裂煙焰漲天賊乘勢衝擊固城援賊亦至騎
兵諸將先奔一元亦還晉州事聞詔斬遊擊馬呈文郝
巨聘落信古等職充爲事官一元亦奪宮保貶秩三等
會關白死倭遁走石曼子爲陳璘所殲一元得還故秩
賚銀幣久之卒一元歷鎮衝邊竝著勞績與麻貴張臣
杜桐達雲爲邊將選云王保榆林衛人驍勇絕倫起行
伍積功爲延綏參將萬曆十六年遷延綏定邊副總兵

十九年冬擢署都督僉事充昌平總兵官尋改山西薊
鎮總兵官張邦奇被劾命保與易任自嘉靖庚戌後薊
鎮重於他鎮穆宗有詔獲大小部長者破格酬他鎮不
得比迨俺答款塞宣大山西三鎮烽煙寂然陝西四鎮
以火落赤敗盟始復用兵然寇弱易禦獨秦寧插漢諸
部時時犯遼東而薊門密邇王畿與遼帥俱慎選以保
有威望用之朶顏長昂常張臣鎮薊時納款居五六年
復連寇石門路木馬峪花場谷遂罷其市賞後偕銀燈
寇山海關已又馳喜峰口要賞邦奇佯許增市誘殺其
通事二十五人長昂益怒犯大青山頃之遣其黨小郎

兒等潛伏喜峰口射殺偵卒會保已至遂禽之長昂
資小郎兒等策懼而謝罪獻還被掠人畜保乃釋還小
郎兒長昂補五貢邊吏始補二賞互市如初御史陳遇
又援穆宗詔以請進保署都督同知副將張守愚以下
皆進秩薊三協南營兵戚繼光所募也調攻朝鮮撤還
道石門鼓譟挾增月餉保誘令赴演武場擊之殺數百
人以反聞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言南兵未嘗反
保縱意擊殺請遣官按問巡關御史馬文卿庇保言南
兵大逆有十尚書石星附會之遂以定變功進保秩爲
真廕子督撫孫鑛李頤等亦進官受賜時論尤之二十

三年冬順義王捨力克弟趕兔率三軍犯白馬關及東西臺爲守備徐光啓副將李芳春戴延春所却明年秋復偕部長倒布犯黑谷頂敗而去保度其再至分營開連口及橫河兒寇果馳橫河官軍夜半疾抵石塘嶺襲其營寇大驚潰乘勢追出塞其冬復犯羅文峪敗去詔代一元鎮遼東朝鮮再用師救保防海卒於海州贈左都督子學書宣府總兵官學詩學禮並副總兵學書旣里居守榆林城拒李自成不屈死

杜桐字來儀崑山人徙延安衛萬曆初由世廕累官清水營守備以謀勇著遷延綏入衛遊擊將軍改古北口參將用總督梁夢龍薦擢延綏副總兵十四年就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時卜失兔以都督同知爲套中主威令不行其下各雄長志常叵測朔漠素無痘症自嘉靖庚戌深入石州染此症犯者輒死打兒漢者卜失兔祖吉能部落也數將命奉貢累官指揮同知一日互市還與其儕禿退台吉等俱染痘死禿退子阿計疑邊吏酖其父思亂及卜失兔西助火落赤共擾河西諸部遂蠢動十九年冬打兒漢子土昧與他部明安互市訖復臨邊要賞聲犯內地桐與巡撫賈仁元計先出兵襲之乃令參將張剛自神木遊擊李紹祖自孤山桐率輕騎

自榆林三道竝出遇寇力戰大破之斬首四百七十餘級賊明安而還延綏自吉能納款塞上息肩二十年自此兵端復開明安子罷言太日思報復寇鈔無已時矣桐先被劾罷以是役功起授右都督僉書後府二十一年以總兵官鎮保定二十四年徙延綏明年再徙鎮寧夏著方免宰僧入犯逆戰水塘溝俘斬百二十寇益糾諸部連犯平虜興武桐督諸將馬孔英鄧鳳蕭如蕙等連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而延綏將士亦數擄巢諸部長懼乞款詞甚哀三十年二鎮撫臣孫維城黃嘉善協謀禦之乃復貢市論功文臣自內閣以下悉進官桐以先

去職但賚銀幣許復用而已久之卒於家桐自編年大帥積首功一千八百時服其勇弟松字來清有膽智勇健絕倫由舍人從軍累功爲寧夏守備萬曆二十二年卜失免掠張春井大入下馬關松偕遊擊史兒李經以二千餘騎邀擊馬蓮井小勝誤入伏中見戰死松經皆重傷士卒死過半麻貴援軍至松復聚創力戰寇始敗走時松已進遊擊將軍論功遷延綏參將貴大舉擄巢松以右軍出清平塞多所斬獲進副總兵尋以本官改寧夏東路松爲將廉尚氣不能容物常因小忿雍髮爲僧部議聽其歸尋起孤山副總兵三十三年擢署都

督僉事代李如樟鎮延綏明年套寇犯安邊懷遠松大破之改鎮薊州三十六年夏代李成梁鎮遼東十二月敗敵連山驛賴暈歹者朵顏長昂子也狡黠爲邊患與從父蟒金潛入薊鎮河流口大掠去復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松受總督王象乾指潛搗黃台吉帳以牽薊寇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至哈流兔掩殺拱兔部落百四十餘級以大捷聞邀重賞副使馬拯謂拱兔內屬不當勦彼且復讐與松相訐松忿邀賞愈急詔予之掛色果以無罪見勦怒小友青又數激之乃以五千騎攻陷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深入小凌河肆焚掠遊擊于守志遇於山口大敗死千餘人守志亦重創松駐大凌河不敢救遼人多咎松朝議謂松前僅抵錦州邊十里未嘗出塞所殺乃保塞部落悉縛殺之非陣斬松愈忿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大凌河松益慙憤數欲自經盡焚其鎧冑器仗置一切疆事弗問兵部以聞乃勒松歸里而以王威代之松旣廢時多惜其勇然惡其僨事無推轂之者至四十三年河套寇大入令松以輕騎搗火落赤營獲首功二百有奇復敘用逾二年薊遼多事特設總兵官鎮山海關以松任之四十六

年張承蔭戰歿詔松馳援遼陽明年二月楊鎬議四路
出師以撫順最衝令松以六萬兵當之故總兵趙夢麟
保定總兵王宣爲佐期三月二日抵二道關會李如柏
等竝進松勇而無謀剛愎使氣二十九日夜出撫順關
日馳百餘里抵渾河半渡河流急不能盡渡松醉趣之
將士多溺河中松遂以前鋒進連克二小砦松喜三月
朔乘勢趨撒爾湖谷口時

大清方築城界凡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
聞松軍至精騎則盡伏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尾
擊之追至界凡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山旁吉林崖明日
松引大軍圍崖別遣將營撒爾湖山上松軍攻崖方戰
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三旗兵趨界凡以爲援而
遣六旗兵攻松別將於撒爾湖山明日六旗兵大戰破
撒爾湖山軍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
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來擊松兵大敗松與夢麟宣皆
歿於陣橫屍亘山野流血成渠
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還時車營五百尚阻
渾河而松已敗頃之馬林劉綎兩軍亦敗獨李如柏一
軍遁還事聞朝議多咎松輕進天啓初贈少保左都督
世蔭千戶立祠賜祭宣亦贈官立祠世蔭指揮僉事宣

榆林人夢麟見父尙傳桐子文煥字毅武由廕敘歷延綏遊擊將軍累進參將副總兵四十三年擢署都督僉事寧夏總兵官延綏被寇文煥赴救大破之明年遂代官秉忠鎮延綏屢敗寇安邊保寧長樂斬首三百有奇西路火落赤卜言太懼相率降沙計數盜邊爲文煥所敗遂納款旣而復與吉能明愛合駐高家柏林邊要封王補賞十事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火落赤諸部落擯刀立誓獻罰九九九九者部落中罰駝馬牛羊數也已沙計又伏兵沙溝誘殺都指揮王國安糾猛克什力犯雙山堡復犯波羅文煥擊破之追奔二十餘里當是

時套寇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一枝多者一二千少不及千騎屢不得志沙計乃與吉能明愛猛克什力相繼納款延綏遂少事文煥尋以疾歸天啓元年再鎮延綏詔文煥援遼文煥乃遣兵出河套搗巢以致寇諸部大恨深入固原慶陽圍延安揚言必縛文煥掠十餘日始去命解職候勘奢崇明圍成都總督張我續請令文煥赴救至則圍已解借諸軍復重慶崇明遁永寧文煥頓不進尋擢總理盡統川貴湖廣軍度不能制賊謝病去坐延綏失事罪戍邊七年起鎮寧夏寧錦告警詔文煥馳援俄令分鎮寧遠進右都督調守關門尋引疾去崇

明史卷三十三 列傳二十一
一
禎元年錄重慶功廕指揮僉事三年陝西羣盜起五鎮
總兵竝以勤王行總督楊鶴請令文煥署延鎮事兼督
固原軍數敗賊賊亦日益多會山西總兵王國樑擊王
嘉允於河曲大敗賊入據其城部議設一大將兼統山
陝軍協討乃令文煥為提督偕曹文詔馳至河曲絕饑
道以困之神一元陷寧塞文煥家破遂留文詔令文煥
西還四年御史吳甞劾其殺延川難民旨功給事中張
承詔復劾之下獄褫職十五年用總督楊文岳薦以故
官討賊無功復謝病歸子弘域天啓初歷延綏副總兵
七年夏文煥援遼即擢總兵官代鎮寧夏積資至右都

督崇禎中提督池河浦口二營練兵遏賊南渡頗有功
十二年移鎮浙江尋謝病去國變後文煥父子歸原籍
崑山卒
肅如薰字李馨延安衛人萬曆中由世廕百戶歷官寧
夏參將守平虜城二十年春陝拜劉東賜據寧夏鎮城
反遣其黨四出畧地拜子承恩徇玉泉營遊擊傅桓拒
守為其下所執賊已徇中衛及廣武參將熊國臣等棄
城奔列城皆風靡賊竄土文秀徇平虜獨如薰堅守不
下如薰妻楊氏故尚書兆女也賢而有智贊夫死守日
具牛酒犒士拜養子雲最驍勇引河套著力免急攻如

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賊入射雲死餘衆敗去又襲著力
免營獲人畜甚多著力免憤復來攻爲麻貴所却城獲
全初帝聞如薰孤城抗賊大喜厚賚銀幣擢官副總兵
六月遂以都督僉事爲寧夏總兵官盡統延綏甘肅固
原諸援軍其秋竟與李如松等共平賊再進署都督同
知蔭錦衣世指揮僉事妻楊氏亦被旌二十二年八月
卜失兔西犯定邊關入固原塞副將姜直不能禦遂出
沙梁墮牆入直抵下馬關縱橫內地幾一月如薰免官
直下吏尋復以總兵官鎮守固原套寇入犯擊却之青
海寇糾番族犯洮岷如薰及臨洮總兵孫仁禦之禽斬
三百四十有奇撫叛番五千人獲駝馬甲仗無算再鎮
寧夏銀定及成數人犯輒挫衄去徙鎮薊州久之罷歸
再起故官鎮延綏天啓初廷議京軍不足用召邊將分
營訓練如薰典神機營陞見帝賜食加獎勞焉明年出
鎮徐州俄召還京復以總兵官鎮守保定五年夏魏忠
賢黨劾其與李三才聯姻遂奪職崇禎初卒賜恤如制
如薰爲將持重更歷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款市旣
成烽燧少警輦下視鎮帥爲外府山人雜流乞朝士尺
牘往者無不饜所欲薊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文
士傾貲結納取足軍府如薰亦能詩士趨之若鶩賓座

常滿妻楊氏繼妻南氏皆貴家女至脫簪珥供客猶不
給軍中患苦之如薰莫能却也一時風會所尚諸邊物
力爲耗識者歎焉如薰祖漢涼州副總兵都督僉事父
文奎京營副將都督同知兄如蘭陝西副總兵都督僉
事前府僉書如蕙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如芷提督南
京教場都督僉事

達雲涼州衛人勇悍饒智畧萬曆中嗣世職指揮僉事
擢守備進肅州遊擊將軍炒胡兒入犯偕參將楊濬擊
敗之遷西寧參將永邵卜者順義王俺荅從子也部衆
強盛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虎將軍自以貢市在宣

府守臣遇已厚不可逞乃隨俺荅西迎活佛留據青海
與瓦刺他卜囊歲爲西寧患嘗誘殺副將李魁邊臣不
能報益有輕中國心二十三年九月九日度將士必燕
飲擁勁騎直入南川屬番偵告雲設兵要害令番人繞
出朶爾峽口外潛扼其背而已提精卒二千與戰方合
伏忽起寇首尾不相顧番人夾擊大敗之雲手馘其帥
一人斬首六百八十餘級其走峽外者又爲番人所殲
獲駝馬戎器無算爲西陲戰功第一所馘把都爾哈卽
前殺李魁者其地卽魁陣亡處時又皆九月也先是副
將李聯芳爲寇所殺總兵尤繼先生獲其讐邊人以此

二事爲快雲旣勝度寇必復至厚集以待踰月寇果連
真相火落赤諸部先圍番刺卜爾寨以誘官軍番不能
支合於寇寇遂逼西川雲督諸軍營康纏溝寇悉衆圍
之矢石如雨雲左右衝擊自辰至申戰數十合寇死傷
無算乃以長鎗鈎杆專犯西寧軍西寧軍堅不可破寇
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捷聞帝太喜遣官告郊廟宣捷
大學士趙志臯以下悉進官雲擢都督同知廕本衛世
指揮使寇歲掠諸番番不敵則折而入寇及寇敗遠徙
雲急招番復業者七千餘戶永邵卜連犯明沙上谷雲
並擊走之初南川奏捷雲已進副總兵至是命以總兵

官鎮守延綏未幾鎮甘肅二十六年永邵卜復犯西寧
參將趙希雲等陣歿雲坐停俸甘寧間有松山賓兔阿
赤兔宰僧著力兔等居之屢爲兩鎮患巡撫田樂決策
恢復雲偕副將甘州馬應龍涼州姜河永昌王鐵塊等
分道襲之寇遠竄盡拔其巢攘地五百里雲以功進右
都督廕世指揮僉事無何青海寇糾衆分犯河西五道
俱有備獻首功百七十有奇松山旣復爲築邊垣分屯
置戍錄功進左都督寇戀其故巢乘官軍撤防時潛兵
入犯雲據險邀擊之寇大敗斬首百六十加雲太子少
保寇益糾其黨犯鎮番雲及諸將葛賴等大破之斬首

三百七十餘級帝爲告廟行賞進雲世廕二秩寇復入
犯雲破走之是時寇失松山走據賀蘭山後連青海諸
部寇鈔不已銀定反成尤桀驁三十三年連營犯鎮番
雲遣副將柴國柱擊之寇大敗去未幾青海寇復大入
將士分道遮擊生禽其長沙賴餘敗奔三十五年敘功
雲增勲廕是年松山青海二寇復連兵犯涼州雲逆戰
紅崖大獲斬首百三十有奇雲爲將先登陷陣所至未
嘗挫衄名震西陲爲一時邊將之冠以秋防卒於軍贈
太子太保子奇勳萬曆末爲昌平總兵官尤繼先榆林
甯人萬曆中積功爲大同副總兵十八年火落赤真相
犯洮河副總兵李聯芳等戰死詔進署都督僉事充總
兵官代劉承嗣鎮守固原寇據莽刺捏工三川日蠶食
番族且擾西寧聞官軍大集卜失兔又敗於水泉乃乘
冰堅渡黃河北走留其黨可卜列宗塔兒等五百餘人
牧莽刺川南山南山卽石門大山口走烏思藏門戶也
屬番來告繼先乃令番以八百人前導與故總兵承嗣
遊擊原進學吳顯等疾馳七百里直抵南山奮擊大破
之斬首百五十有奇生獲十二人而拜巴爾的者可卜
列從子前殺聯芳至是被禽師旋寇尾至撒川見有備
乃夜走他寇犯鎮羌西寧石羊亦俱敗火落赤遂徙帳

西海錄功進秩爲眞增世廕一秩尋以病歸起僉中軍
府事二十一年冬爲遼東總兵官炒花二千騎入韓家
路繼先督諸軍奮擊寇乃去再引疾歸二十四年起鎮
薊州自戚繼光鎮守十年諸部雖叛服不常然邊警頗
稀寇嘗一入青山口輒敗去最後長昂導班白二部長
入犯道石門關山海關京東民盡逃入通州繼先出關
寇已縱掠寧前去總督蹇達怒繼先不追擊而繼先方
收召降丁八百人欲倚爲用達乃疏言番情難馴恐遺
後憂請調繼先別鎮俾降丁隨往部議以延綏杜松與
其任巡撫劉四科爭之達復疏言守邊在自強繼先獨

言惟藉降丁去歲出關何竟不得降丁力羽書狎至邊
隘虛實久爲所窺呼吸變生安所措手兵科宋一韓等
力主達議且劾繼先他事繼先遂罷卒於家繼先恥一
日習兵敢戰時稱獨目將軍
官秉忠榆林衛人萬曆中起世廕歷官固原參將擢寧
夏甘肅副總兵嘗與主將達雲大破寇於紅崖銀定反
成屢被挫去移守薊鎮東協積功加署都督同知四十
年五月擢總兵官代張承蔭鎮延綏套寇犯保寧秉忠
督參將杜文煥等敗之白土澗一日再捷俘斬二百五
十馘其長十二人無何旗牌撒勒犯長樂秉忠將輕騎

追襲之大獲猛克什力犯保寧秉忠又破之已而猛克
挾賞不獲再寇保寧及懷遠秉忠隨所向以勁騎遮擊
先後斬首二百二十有奇猛克及旗牌復以千餘騎犯
波羅遙見保寧軍遂遁出塞吉能者卜失兔子爲套中
之主士馬雄諸部見卜失兔襲順義王補其五年市賞
遂挾求封王且還八年市賞邊臣不許則大怒會他部
鐵雷以痘瘡死妄言邊吏毒殺之而沙計盜邊又被劔
去吉能遂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大柏油神
木柏林中道波羅西道磚井寧塞諸城堡盡被蹂躪副
將孫洪謨禦之大柏油中伏被圍遊擊萬化孚等不救
士卒死傷過半洪謨遂降秉忠聞寇入急遣遊擊張榜
潛劫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帥杜松寧夏帥杜文
煥援軍至竝破敵而秉忠所部亦有斬獲寇始退然猶
駐塞下時鈔掠秉忠亦屢出襲擊多獲首功竟以前負
被劾去官方候代沙計謀從雙山建安入犯秉忠設伏
待之遂大敗去斬其首二百有奇四十六年與劉綎柴
國柱等同被召令僉書刑府尋赴援遼東楊鎬之四路
出師也令秉忠防守鎮城無何辭疾歸久之卒子撫民
亦爲寧夏總兵官

柴國柱西寧衛人萬曆中由世廕歷西寧守備驍猛善

射從參將達雲擊寇南川勇冠軍錄功進都指揮僉事
寇盜邊輒爲國柱所挫屢進涼州副總兵松山旣復方
建堡置堠寇數來擾國柱頻擊却之銀定反成連兵寇
鎮番國柱馳救斬首二百有奇獲馬駝甲仗無算青海
寇大掠鎮羌黑古城諸堡守備楊國珍不能禦國柱急
率遊擊王允中等擊走之銀定反成復犯河西國柱邀
擊獲首功百二十擢署都督僉事陝西總兵官三十六
年春改鎮甘肅銀定反成屢不得志益寇鈔永昌國柱
馳與大戰敗之追至麻山湖斬首百六十有奇其部落
復入寇守備鄭崇雅等戰歿國柱坐奪俸一年河套松

山諸部長合兵入寇國柱檄諸將分道擊復斬首百六
十屢加右都督世廕指揮僉事久之罷官四十六年夏
召僉書都督府事無何代杜松鎮山海關松敗歿虎墩
兔乘機犯邊國柱等力遏之尋移鎮瀋陽謝病歸天啓
初追錄邊功加左都督卒賜恤如制
李懷信大同人由世廕歷都指揮僉事掌山西都司廉
勤數被推薦萬曆中遷延綏中路參將進定邊副總兵
卜失兔火落赤鐵雷擺言太等歲擾邊定邊居延綏西
被患尤棘懷信勇敢有謀寇入輒敗其先後鎮帥杜松
王威張承蔭官秉忠又皆一時選故邊患雖劇而士氣

不哀四十三年擢甘肅總兵官延人爲立生祠松山寇入掠蘆溝墩諸處懷信邀擊大敗之斬首三百有奇獲駝馬甲仗無算已復分三道犯鎮番諸堡懷信亦分遏之寇引還將士尾其後獲首功百九十有奇自後寇入多失利去威名著河西先是陝西止設四鎮自西寧多警增設臨洮總兵官遂爲五鎮然惟甘延最當敵衝故擇帥常慎而甘肅北有松山南臨青海諸部落環居其外尤難禦懷信在鎮邊人恃以無恐四十七年遼東急詔充援勦總兵官馳赴遼東時熊廷弼爲經畧令懷信偕柴國柱賀世賢以四萬人守瀋陽煖兔炒花謀入犯

廷弼急移懷信戍首山寇不敢入俄泛懿有警檄懷信禦却之遼事益急諸老將多引避廷弼復負氣凌諸將懷信不能堪亦堅臥引疾去天啓二年起鎮大同明年罷已追錄邊功進左都督久之卒於家

贊曰張臣諸人勇畧自奮著效邊陲均一時良將選也董一元白沙竭墨山之捷奇偉不下王越至承蔭與松以將門子捐軀報國視世所稱東李西麻者相去何等也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終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父朝榮養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難生道旁敗廁中數瀕死輒有神相之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改左中允仍視司業事二十六年召為左庶子充皇長子侍班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總裁寫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 太子保保 登 兼管吏部 御史 事 加 級 張廷玉 等 奉

救修 卒 大 歸 致 辭 以 入 言 八 林 門 向 高 奏 謝 辭 官 長 謝

葉向高 弟 一 焯 兄 一 焯 弟 一 焯

韓 東 曠 大學士 與 王 勳 曾 朱 國 祚 朱 國 禎

何宗彥 孫 如 游 孫 嘉 績 高 謙 將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父朝榮養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難生道旁敗廁中數瀕死輒有神相之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改左中允仍視司業事二十六年召為左庶子充皇長子侍班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齊集 一
官礦稅橫行向高上疏引東漢西邸聚錢事爲鑑不報
尋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久之改吏部再陳礦稅之害又
請罷遼東稅監高淮語皆切至妖書獄興移書沈一貫
力諫一貫不悅以故滯南京九年後一貫罷沈鯉亦去
宋廣獨當國帝命增閣臣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王錫爵于慎行李廷機並命十
一月向高人朝慎行已先卒錫爵堅辭不出明年首輔
廣亦卒次輔廷機以人言久杜門向高遂獨相當是時
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大寮或空署士大夫推
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黨勢漸成

而中官權稅開礦大爲民害帝又寵鄭貴妃福王不肖
之國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爭效忠蓋
帝心重向高體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
二三而已東宮輟講者五年廷臣屢請不得命三十七
年二月向高擇吉以請亦不報自是歲春秋必懇請帝
皆不納貴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發喪向高以
爲言乃發喪而禮官上其儀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復爭
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向高擬旨上帝
不發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帝不納四
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請復諭改明春已忽傳旨莊田非

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向高因進曰田四萬頃必不能足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於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曩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謝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通今東宮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帝報福王無一日兩見事向高有裁斷善處大事錦衣白戶王曰乾者京師奸人也與孔學趙宗舜趙聖等相訐告刑官讞未竟

曰乾乃入皇城放礮上疏刑官大驚將擬曰乾死罪曰乾遂訐奏鄭妃內侍姜巖山與學等及妖人王三詔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擁立福王帝震怒遣殿行半日曰此大變事宰相何無言內侍卽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卽情得陛下當靜處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

國期以息羣喙則天下帖然無事帝盡用其言太子福
王得相安貴妃終不欲福王之國言明年冬太后七十
壽王宜留慶賀帝令內閣宣諭向高留上諭弗宣請今
冬預行慶壽禮如期之國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
下前諭向高言外廷喧傳陛下欲假賀壽名留福王約
千人伏闕請今果有此諭人情益疑誠將信王曰乾妖
言朝端必不靜聖母聞之亦必不樂且潞王聖母愛子
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爲因封還手諭帝不得已從之
福王乃之國向高嘗上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
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

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
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
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
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卽在廟堂之
上也其言絕痛切帝知其忠愛不能行初向高入閣未
幾陳用人理財策力請補缺官罷礦稅見帝不能從乃
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罷帝不允向高自獨相卽請
增閣臣帝不聽及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薦賢不用求去
向高特疏請留亦不報遂引疾屢諭乃出視事已又言
臣屢求去輒蒙恩諭留顧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國家

治亂今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其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留何益誠用臣言不徒廢臣身臣盡先朝露有餘幸矣帝不省京師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爲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帝亦不省四十年春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亦不報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帝輒優旨勉留向高復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寮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先是向高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臥益久卽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至帝萬壽節始起視事其後向高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闈

中允異事云帝考選科道七十餘人命久不下向高懇
請數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擊紛起帝心厭之
章悉留中向高請盡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
臣之綱今六卿止趙煥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
無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向
高請增置閣臣章至百餘上帝始用方從哲吳道南向
高疏謝因引退優詔不允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
月福王之國向高乞歸益數章十餘上至八月允其去
向高以三載考績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敘延綏
戰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一品三

載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建極殿至是命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百彩幣四表裏大紅坐蟒
一襲遣行人護歸向高在相位務調劑羣情輯和異同
然其時黨論已大起御史鄭繼芳力攻給事中王元翰
左右兩人者相角向高請盡下諸疏敕部院評曲直罪
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帝不報諸臣既無所
見得失益樹黨相攻未幾又爭李三才之事黨勢乃成
無錫顧憲成家居講學東林書院朝士爭慕與游三才
被攻憲成貽書向高暨尚書孫丕揚訟其賢會辛亥京
察攻三才者劉國縉以他過掛察典喬應甲亦用年例

出外其黨大譁向高以大體持之察典得無撓而兩黨
之爭遂不可解及後齊楚浙黨人攻東林殆盡浸尋至
天啟時王紹徽等撰所爲東林點將錄令魏忠賢按氏
名逐朝士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目爲黨魁云向高歸六
季光宗立特詔召還未幾熹宗立復賜救趣之屢辭不
得命天啟元年十月還朝復爲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
章奏必發臣擬卽上意所欲行亦必使傳諭事有不
可臣力爭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臣陛下虛懷恭已
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崇重論音凡事合臣
等擬上帝復旨報聞旋納向高請發帑金二百萬爲東

西用兵之需熹宗初政羣賢滿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
本件年不能辨忠佞魏忠賢客氏漸竊威福構殺太監
王安以次逐吏部尚書周嘉謨及言官倪思輝等大學
士劉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復入而一燝顧命
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奧突不可知之地其
漸當防忠賢見向高疏刺已恨甚旣而刑部尚書王紀
削籍禮部尚書孫慎行都御史鄒元標先後被攻致仕
去向高爭不得因請與元標同罷帝不聽而忠賢益恨
向高向高爲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再入相
事冲主不能蹇直如神宗時然猶數有匡救給事中章

允儒請減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廷杖向高論救者
再乃奪俸一年御史帥衆指斥宮禁奄人請帝出之外
以向高救免給事中傅櫬救王紀將貶謫亦以向高言
僅奪俸紀既罷去御史吳姓王祚昌薦之部議以故官
召忠賢怒將重譴文選郎向高亦救免給事中陳良訓
疏譏權奄忠賢摘其疏中國運將終語命下詔獄窮治
主使向高以去就爭乃奪俸而止能延弼王化貞論死
言官勸帝速決向高請俟法司覆奏帝從之有請括天
下布政司府州縣庫藏盡輸京師者向高言郡邑藏已
竭庫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
應之帝皆不納忠賢既默恨向高而其時朝士與忠賢
抗者卒倚向高忠賢乃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
高數求去四年四月給事中傅櫬劾左光斗魏大中交
通汪文言招權納賄命下文言詔獄向高言文言內閣
辦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
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消縉紳之禍因力求速
罷當是時忠賢欲大逞憚衆正盈朝伺隙動得櫬疏喜
甚欲藉是羅織東林終憚向高舊臣并光斗等不罪止
罪文言然東林禍自此起至六月楊漣上疏劾忠賢二
十大罪向高謂事且決裂深以為非廷臣相繼抗章

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
易除閣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乃具奏稱忠賢勤勞
朝廷寵待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
忠賢不悅矯帝旨敘已功勤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
奄人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忠賢雖憤
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其黨有導以興大獄者忠賢
意遂決於是工部郎中萬燝以劾忠賢廷杖向高力救
不從死杖下無何御史林汝翥亦以忤奄命廷杖汝翥
懼投遵化巡撫所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羣奄圍其邸大
譟向高以時事不可爲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

乃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所給賜視彝典有加尋聽辭
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輿夫八向高既罷去韓爌朱國
禎相繼爲首輔未久皆罷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無所
依倚忠賢首誣殺漣光斗等次第戮辱貶削朝士之異
己者善類爲一空云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
有九崇禎初贈太師諡文忠

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中進士陝西左布
政使萬曆十六年一燝與兄一焜一煜並舉於鄉越七
年又與一煜並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一焜爲考功
郎掌京察大學士沈一貫欲庇其私人錢夢阜鍾兆斗

等屬一燦爲請一燦謝不可夢臯等竟以中旨留由是
忤一貫意尋歷祭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
察黨人用事謀逐孫承宗繆昌期等一燦力保持得免
故事掌院無滿歲不遷者一燦居四年始遷禮部右侍
郎教習庶吉士光宗卽位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參預機務借何宗彥韓爌並命時內閣止方從哲一人
萬曆末年神宗欲用史繼偕沈淮兩人方在籍帝命召
之未及至帝復命宗彥一燦曠明日復命朱國祚及舊
輔葉向高而宗彥國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燦曠入直
甫拜命帝已得疾一燦偕諸臣召見乾清宮明年九月

朔帝崩諸臣入臨畢一燦詰羣奄皇長子當柩前卽位
今不在何也羣奄東西走不對東宮伴讀王安前曰爲
李選侍所匿耳一燦大聲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
之公等慎勿退遂趨入白選侍選侍領之復中悔挽皇
長子裾安直前擁抱疾趨出一燦見之急趨前呼萬歲
捧皇長子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掖升輦及閉宮
中厲聲呼哥兒却還使使追躡者三輩一燦傍輦疾行
翼升文華殿先卽東宮位羣臣叩頭呼萬歲事稍定選
侍猶趨還乾清時選侍居乾清一燦曰乾清不可居殿
下宜暫居慈慶皇長子心憚選侍然之一燦語安曰主

上冲年無母后外庭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
辭責明日嘉謨及左光斗疏請移宮時首輔從哲徘徊
其間已又欲緩移宮一燦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
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初五日偕
同官請即日降旨并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移噦鸞
宮天子復還乾清事始大定帝既踐阼從哲被劾在告
一燦遂當國與燿相得甚歡念內廷惟王安力備新天
子乃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嚮之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
擲近侍搜遺逸舊德術齒不滿丸刻中外欣欣望治焉
明年天啟改元瀋陽失延臣多請復用熊廷弼一燦亦

言廷弼守遼一載殘疆冥然不知何故翦除及下廷議
又皆畏懼不敢異同嗣後軍國大事陛下當毅然主持
敕諸臣洗心滌慮悉破雷同附和共憂國奉公帝優旨
褒答詩有詔盡謫前排廷弼者姚宗文等官言路多怨
一燦言燦嘗言任天下事者惟六官言路張則六官無
實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事言路得繩其愆言官陳
事政府得裁其是則天下治於是一切條奏悉下部議
有不經者詔格之初選侍將移宮其內豎李進忠劉朝
田詔等盜內府祕藏過乾清門仆金寶墮地帝怒悉下
法司案治甚急羣奄懼搆蜚語言帝薄先朝妃嬪致選

侍移宮日跣足投井以搖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
選侍書刑部尚書黃克纘給事中李春暉御史王業浩
輩張大其辭欲脫盜奄罪帝惡繼春妄言且疑其有黨
將嚴譴之一燬謂天子新卽位輒疑臣下朋黨異時奸
人乘間士大夫必受其禍乃具疏開帝意爲繼春解而
反覆言朋黨無實繼春得削籍去御史張慎言高弘圖
疏救繼春帝欲并罪亦以一燬言而止帝憾選侍甚必
欲誅盜奄王安爲司禮亦惡之諸在百方救卒不得久
而帝漸忘前事安亦爲魏忠賢排死諸奄乃厚賄忠賢
爲地而上疏辨寃帝果免朝詔死下其疏法司一燬執

奏詔等議誅久無可雪疏直下都司無此制帝不得已
下其疏於閣一燬復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
極門例不當擬旨謹封還原疏由是忠賢輩大恨朝等
亦竟免死益任用定陵工成忠賢欲以爲功一燬援故
事內臣非司禮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濫廕止擬加恩
三等諸言官論客氏被謫者一燬皆疏救又請出客氏
於外及言官交章論沈灌灌疑一燬主之與忠賢客氏
等比而齟一燬一燬持大體不徇言路意言路頗怨又
密窺魏客等漸用事一燬勢孤是年四月候補御史劉
重慶遂力詆一燬不可用帝怒謫重慶一燬再論救不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三
聽而職方郎中余大成御史安伸給事中韋蕃霍維華
交章劾一燦帝不問既而維華外轉其同官孫杰疑一
燦屬嘉謨爲之上疏力攻一燦一燦疏辨求罷帝已慰
留給事中侯震賜御史陳九疇復劾之并刺其結納王
安於是一燦四疏乞歸忠賢從中主之傳旨允其去先
是從哲數稱一燦爲首輔一燦不敢當虛位俟葉向高
及向高至入讒言謂一燦尼已至是知其無他力稱一
燦有翼衛功不可去帝復慰留一燦堅臥不起二年正
月疏十二上乃令乘傳歸既歸兵部尚書張鶴鳴與奸
細杜茂劉一燦欲指一燦爲一燦族株連之刑部尚

書王紀不可遂被斥去而一燦得白鶴鳴一燦向所推
轂者也已而忠賢大熾矯旨責一燦誤用廷弼削官追
奪誥命勒令養馬崇禎改元詔復官遣官存問一燦在
位累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八年
卒贈少師福王時追諡文端一焜字元丙萬曆二十年
進士授行人歷考功郎中佐侍郎楊時喬典京察盡斥
執政私人已改文選遷太常少卿以憂去久之由故官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帝遣中官曹奉建鎮海寺於
普陀山一焜偕巡按李邦華爭不可不聽織造中官劉
成卒一焜屢疏請勿遣代已得請會命中官呂貴護成

遺裝奸人遂請留貴督織造疏直達禁中一焜與邢華極論其罪帝卒命貴代之一焜復疏爭不報貴既任條行十事多侵擾一焜疏駁且禁治其爪牙貴爲斂威一焜以暇築龕山海塘千二百丈濬復餘杭南湖民賴其利御史沈珣誣訐其贓私一焜自引去卒贈工部右侍郎一焜兵部郎中

韓熈字象雲蒲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進編修歷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四十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久之命教習庶吉士泰昌元年八月光宗嗣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光宗疾大漸與方從哲劉一燝同受顧命時官府危疑熈竭誠翼衛中外倚以爲重大帥李如柏如楨兄弟有罪當逮治中旨寬之熈與一燝執奏逮如律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從哲去一燝當國熈協心佐理天啟元年正月兩人以帝爲皇孫時未嘗出閣讀書請於十二日卽開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之遼陽失都城震驚熈一燝以人情偷玩擬御札戒勵百官共圖實效帝納之廷臣以兵餉大絀合詞請發帑熈一燝亦以爲言詔發百萬兩大婚禮成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尚寶司丞未幾以貴州平苗功加

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帝封乳母客氏爲奉聖
夫人大婚成當出外仍留之宮中御史畢佐周切諫六
科十三道復連署爭皆不納熿一燬引祖制爲言乃命
俟梓宮發引擇日出宮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劾
方從哲用李可灼紅丸藥罪同欵逆廷議紛然一燬已
去位熿特疏白其事曰先帝以去年八月朔踐阼臣及
一燬以二十四日入閣適鴻臚寺官李可灼云有仙丹
欲進從哲愕然出所具問安揭有進藥十分宜慎語臣
等深以爲然卽論之去二十七日召見羣臣先帝自言
不用藥已二十餘日至二十九日遇雨內臣言帝疾已

大漸有鴻臚寺官李可灼來思善門進藥從哲及臣等
皆言彼稱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見諸臣問安畢先
帝卽顧皇上命臣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臣等以
先帝山陵對廟云是朕壽宮因問有鴻臚官進藥從哲
奏云李可灼言謂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卽命傳宣臣
等出移時可灼至同入診視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
喜命速進臣等復出令與諸醫商確一燬語臣其鄉兩
人用此損益參半諸臣相視實未敢明言宜否須臾先
帝趣和藥臣等復同入可灼調以進先帝喜曰忠臣忠
臣臣等出少頃中使傳聖體服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

膳諸臣歡躍而退比申未可灼出云聖上恐藥力不繼
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乃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臣
等問再服復何狀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
臣等趨朝而先帝已於卯刻上賓矣痛哉方先帝召見
羣臣時被衮憑几儼然顧命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
徬徨操藥而前籲天以禱臣子際此憾不身代凡今所
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慮於心實未出於口抑且不以萌
諸心念先帝臨御雖止旬月恩膏實被九垓爲臣子者
宜何如頌揚何如紀述乃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邇驚
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若何情景而進藥始末實止如

此若不據實詳剖直舉非命之凶稱加諸考終之命主
恐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爲懷
乞渙發綸音布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
摹者勿以信史爲謗史文震孟建言護譴論救甚力三
年以山東平妖賊功加少師太子太師時葉向高當國
曠次之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頗懼求援
於曠曠不應忠賢深銜之旣向高罷曠爲首輔每事持
正爲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絡羣奄曠惟廉直自
持勢不能敵而同官魏廣微又深結忠賢遍引邪黨其
冬忠賢假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曠急率朱國禎等

上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民失望且中旨徑宣不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悅傳旨切責未幾又逐湯漣左光斗陳于廷朝政大變忠賢勢益張故事閣中秉筆止首輔一人廣微欲分其柄囑忠賢傳旨諭曠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曠惶懼卽抗疏乞休畧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紆宵旰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撈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歸事執持爲封還之態皆臣罪之大者皇上

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事臣欲補過無由矣乞一亟褫臣官爲佐理溺職之戒得旨卿親承顧命當場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可馳驛還籍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不報曠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宇語忠賢及其黨益恨曠去朱國禎爲首輔李蕃攻去之顧秉謙代其位公卿庶僚皆思賢私人矣五年七月逆黨李魯生劾曠削籍除名又假他事坐贓二千斃其家人於獄曠鬻田宅貸親故以償乃棲止先墓上莊烈帝登極復故官崇禎元年言者爭請召

用爲逆黨楊維垣等所扼但賜赦存問官其一子至五月始遣行人召之十二月還朝復爲首輔帝御文華後殿閱章奏召熿等諭以擬旨務消異同開誠和衷期於至當熿等頓首謝退言上所諭甚善而密勿政機諸臣參互擬議不必顯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勢不能報謝賓客商政事者宜相見於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際帝卽諭百寮遵行二年正月大學士劉鴻訓以張慶臻敕書事被重譴熿疏救不聽溫體仁訐錢謙益御史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召見廷臣體仁力詆贊化及御史毛羽健爲謙益死黨帝怒切責贊化熿請寬贊化以安

體仁帝因謂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於朝何補熿退其揭言入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眈域橫分於宮府非國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贊化不納皇長子生請盡蠲天下積逋報可時大治忠賢黨熿與李標錢龍錫主之列上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等名曰欽定逆案頒行天下言者爭擊吏部尚書王永光南京禮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將罪之熿等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安乃止奪俸一年工部尚書張鳳翔奏厰庫積弊帝怒召對廷臣詰責巡視

科道王都高賚明二人力辨帝命錦玄宮執之曠標龍錫並解救而是日永光以羽健疏劾請帝究主使者曠退申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請究言官帝不納然羽健卒獲免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歸葬至是其子詣闕疏請曠等因言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殺楊漣魏大中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十七萬刑及妻孥寃之甚者帝乃許收葬時遼事急朝議汰各鎮兵又以兵科給事中劉懋疏議裁驛卒帝以問曠曠言汰兵止當清占冒及增設冗兵爾衝地額兵不可汰也驛傳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甦民困其所節省仍還

之民帝然之御史高捷史堃以罪免永光力引之都御史曹于汴持不可永光再疏爭曠言故事當聽都察院咨用帝方眷永光不從九月以將行慶典請停秋決亦不從時逆案雖定永光及袁弘勛捷堃輩日爲翻案計至十月

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嚴初袁崇煥入朝嘗與錢龍錫語邊事龍錫東林黨魁也永光等謀因崇煥與大獄可盡傾東林倡言

大清兵之入由崇煥殺毛文龍所致捷遂首攻龍錫逐之明年正月中書舍人加寶卿原抱奇故由輸貲進

亦劾熿主款誤國招寇欺君部邑殘破宗社陸危不能設一策拔一人坐視成敗以入國僥倖宜與龍錫並斥其言主款者以熿崇煥座主也帝重去熿貶抱奇秩無何左庶子丁進以遷擢愆期怒熿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繼上熿卽三疏言疾詔賜白金彩幣馳驛遣行人護歸悉如葬典進逢申並熿會試所舉士也熿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與邪黨天下稱其賢獨嘗庇王永光云十七年春李自以陷蒲州迫熿出見不從賊執其孫以脅熿止一孫乃中見賊釋其孫熿歸憤鬱而卒年八十矣史高

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進洗馬爲皇長子侍班官尋進諭德日本陷朝鮮石星惑沈惟敬言力主封貢國祚面詰星此我鄉曲無賴因緣爲奸利耳公獨不計辱國乎星不能用二十六年起擢禮部右侍郎湖廣稅監陳奉橫甚國祚貽書巡按御史曹楷令發其狀帝怒幾逮楷奉亦因此撤去尚書余繼登卒國祚攝部事時皇長子儲位未定冠婚踰期國祚屢疏諫戚臣鄭國泰請先冠婚後册立國祚抗疏言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册立入典非國泰所宜言况先册立後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祝醮赦戒之辭陞降坐

立之位朝賀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違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綸犯天下清議皆此言也又言册立之事理不可緩初謂小臣激賂故遲之後羣臣勿言則曰待嫡及中宮久無所出則曰皇長子體弱須其強今又待兩宮落成矣自三殿災朝廷大政令率御文華殿三禮之行在殿不在宮頃歲趣辦珠寶戶部所進視禮一下大婚數倍之遠近疑陛下借珠寶之未備以遲典禮且助言採辦珠寶額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亦不過此數萬即不充國用不給邊需猶當六等悉足必當取焉而後舉大禮幾無時矣

己又言太祖成祖仁宗卽位初卽建儲貳宣宗英宗册爲皇太子時止二歲憲宗孝宗止六歲陛下亦以六歲未聞年十九而不册立者國祚攝尚書近二年爭國本至數十疏儲位卒定陝西狄道山崩其南湧小山五國祚請修省社稷壇枯樹生烟復陳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濫獄四事雲南巡撫陳用賓進士物國難劾之尋轉左侍郎改吏部御史湯兆京劾其縱酒踰機帝不問國祚遂引疾歸光宗卽位以國祚嘗侍潛邸特旨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機務天啓元年六月還朝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國祚素行清慎事持大體

稱長者明年會試故事總裁止用內閣一人是科用何宗彥及國祚有譏其中旨特用者國祚既竣事卽求罷優詔不允都御史鄒元標侍經筵而躡帝遣中使問狀國祚進曰元標在先朝直言受杖故步履猶艱帝爲之改容刑部尚書王紀爲魏忠賢所逐國祚合疏救復具私揭爭之紀爲禮部侍郎時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三年進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改武英殿十三疏乞休詔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乘傳歸明年卒贈太傅謚文恪從子大啓文選郎中終刑部左侍郎同時朱國禎字文寧烏程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累官祭酒謝病歸久不出天

啓元年擢禮部右侍郎未上二年正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並命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六月國禎還朝秉謙延禧以列名在後謙居其次改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賢竊國柄國禎佐向高多所調護四年夏楊漣劾忠賢廷臣多勸向高出疏至有詬者向高愠甚國禎請客之及向高密奏忤忠賢決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當早歸蒲州謂爌也向高罷爌爲首輔爌罷國禎爲首輔廣微與忠賢表裏爲奸視國禎蔑如其冬爲

逆黨李薈所劾三疏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
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廕子中書舍人
遣行人送歸月廩與夫皆如制崇禎五年卒贈太傅諡
文肅

何宗彥字君美其父由金谿客隨州遂家焉宗彥舉萬
曆二十三年進士累官詹事四十二年遷禮部右侍郎
署部事福王之國河南請求無已宗彥上疏言可慮者
有六帝不聽又屢疏請東宮講學皇孫就傅及瑞惠桂
三王婚禮太子生母王貴妃薨不置守墳內官又不置
墳戶贍地宗彥力爭之挺擊事起宗彥因言天下疑陛

下薄太子久太子處積輕之勢致慈慶宮門止守以羣
年二內侍中門則寂無一人乞亟下張差廷訊凡青宮
諸典禮悉允臣部施行宗社幸甚不報尋轉左侍郎著
部如故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災宗彥請通下情修廢政
補曠官明年皇長孫年十三未就傅宗彥再疏力言自
是頻歲懇請帝終不納四十六年六月京師地震上修
省三事時帝不視朝已三十載朝政積弛庶官盡曠明
年秋遼事益棘宗彥率僚屬上言自三路喪師開原鐵
嶺相繼沒瀋陽孤危請陛下臨朝與臣等面籌兵食大
計帝亦不報宗彥清修有執攝尚書事六年遇事侃侃

敷奏時望甚隆其年十二月會推閣臣廷臣多首宗彥
獨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遂不獲與宗彥旋乞假
去御史薛敷政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
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延登同官元詩教薛鳳翔又屢
疏糾駁其時齊黨勢盛非同類率排去之宗彥無所附
麗故終不安其位明年神宗崩光宗立即家拜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天啓元年夏還朝屢加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四年正月卒官贈太傅
諡文毅弟宗聖由鄉舉歷宦工部主事以附魏忠賢驟
加本部右侍郎崇禎初削籍論罷名麗逆案

孫如游字景文餘姚人都御史熈曾孫也萬曆二十二年
進士累官禮部右侍郎四十七年冬左侍郎何宗彥
去位署印無人大學士方從哲屢以如游請明年三月
始得命部事叢積如游決遣無滯時白蓮無為諸邪教
橫行宗彥嘗疏請嚴禁如游復申其說帝從之七月帝
疾大漸偕諸大臣受顧命帝崩鄭貴妃懼禍深結李選
侍為請封后選侍喜亦為請封太后以悅之楊漣語如
游曰皇長子非選侍所愛選侍后嫡矣他日將若何亟
白執政用遺詔舉册立登極三日公即援詔以請如游
然之八月朔光宗即位三日如游請建東宮帝納之俄

遵遺旨諭閣臣封貴妃爲皇太后如游奏曰考累朝典禮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祖宗以來豈無抱衾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此禮所不載也先帝念貴妃勞不在無名之位號陛下體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義所不可則遵命非孝遵禮爲孝臣不敢曲徇自蹈不忠之罪疏入未報如游請進本部尚書帝旣命建東宮又言皇長子體質清弱稍緩冊立期如游力持不可二十三日命封選侍爲皇貴妃期已定矣越三日帝又趣之如游奏曰先奉諭上孝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諡又封郅元妃王才人爲皇后禮皆未竣貴妃之封宜在後旣聖諭諄切且有保護聖儲功卽如先所定期亦無不可帝許之選侍以貴妃爲未足必欲得皇后二十九日再召廷臣選侍迫皇長子言之如游曰上欲封選侍爲皇貴妃當卽具儀進帝漫應曰諾選侍聞大不悅明日帝崩朝事大變如游請改冊封期報可熹宗爲皇孫時未就傅卽位七日如游卽請開講筵亦報可十月命以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帝輒勉留天啓元年二月上疏言祖宗任用閣臣多由特簡遠者無論在世廟則有張璉桂萼方獻夫夏言徐階袁煒嚴訥李

春芳在穆廟則有陳以勤張居正趙貞吉在神廟則有許國趙志臯張位卽皇考之用朱國祚亦特簡也今陛下冲齡臣才品又非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乞速賜骸骨還田里帝仍留之如游十四疏乞去乃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遣官護送廕子給賜悉如彝典家居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恭孫嘉績字碩膚崇禎十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大清兵薄都城按營不動衆莫測嘉績曰此待後至者卽舉衆南下爾越三日蒙古兵數萬果從青山口入卽日南下於是尚書楊嗣昌以嘉績知兵調爲職方員外

郎進郎中督師中官高起潛譖之會有發其納賄事遂下獄己黃道周亦下獄嘉績躬親飲食湯藥力調護之因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疏救道周帝益怒移獄錦衣嚴訊諸生與道周往來者多詭詞自脫獨嘉績無所急擬雜犯死罪繼擬烟瘴充軍皆不允保定總督張福臻陞見薦嘉績才請用爲參謀不聽徐石麒爲刑部尚書具爰書奏乃釋之福王時起九江兵備僉事未赴魯王監國紹興擢右僉都御史累進東閣大學士王航海嘉績從至舟山其年遘疾卒贊曰熹宗初葉向高以宿望召起海內正人倚以爲重

卒不能有所匡救。忝政柄內移，非一日之積勢，固無如何也。劉一燝、韓爌諸人，雖居端揆之地，而宵小比肩，權璫掣肘，紛撓杌隉，幾不自全。朱國祚、何宗彥，絀於黨人，孫如游，又皆以中旨特用，為外廷所詬。於是而知明良相遭誠，千載之一遇也。夫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不與世學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總管總理事務 經筵管少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 都戶部皇儲事 大統廷 奉

敕修

周嘉謨

張問達

陸夢龍 傅梅

汪應蛟

王紀

楊東明

孫瑋

鍾羽正

陳道亨

子弘緒

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戶部主事，歷韶州知府。萬曆十年遷四川副使，分巡瀘州。窮治大猾，楊騰霄置之死。建武所兵燔，總兵官沈思學解單車論。

定之尋撫白草番督兵邛州灌縣皆有方畧居五年進
按察使移疾歸久之起故官權稅中官邱乘雲播虐逮
繫相屬嘉謨檄所司拒絕而撈殺奸民助虐者乘雲爲
戢就遷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隴川宣撫
多安民叛入緬據蠻灣嘉謨討禽之立其弟安靖而還
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黔國公沐昌祚侵民田八千
餘頃嘉謨劾治之復劾其孫啓元罪狀久之改督兩廣
軍務兼巡撫廣東滿考加右都御史廣西土酋引交阯
兵內犯官軍拒退之嘉謨爲增兵置戍南海三水高要
四會高明諸邑大水壞圩岸留贖餒築之遷南京戶部

尚書尋召拜工部尚書孝定后喪內廷宜索不貲嘉謨
言喪禮有中制不當信左右言妄耗國帑不納俄改吏
部尚書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卽位
鄭貴妃據乾清宮且邀封皇太后嘉謨從言官楊漣左
光斗等言以大義責貴妃從子養性示以利害貴妃乃
移慈寧宮封后事亦寢外廷皆言貴妃進侍姬八人致
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謨因召見以寡欲進規帝注視久
之令皇長子諭外廷傳聞不可信諸臣乃退二十九日
帝疾大漸嘉謨偕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受顧
命其夕帝崩質明九月乙亥朔光宗遺詔皇長子嗣位

而李選侍專制宮中勢頗張廷臣慮不測既入臨請見
皇長子呼萬歲奉至文華殿受朝送居慈慶宮嘉謨奏
言殿下之身社稷是託出入不宜輕脫大小殮朝暮臨
須臣等至乃發皇長子領之請大臣定議皇長子以九
月六日卽位選侍居乾清自如且欲挾皇長子同居嘉
謨亟草疏率廷臣請移宮光斗漣繼之五日選侍始移
熾鸞宮時大故頻仍國勢杌隉首輔從哲首鼠兩端一
燂熿又新秉政嘉謨正色立朝力持大議中外倚以爲
重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及
嘉謨秉銓惟才是任光熹相繼踐祚嘉謨大起廢籍者

碩滿朝向稱三黨之魁及朋奸亂政者亦漸自引去中
朝爲清已極陳吏治敝壞請責成撫按監司上官注考
率用四六麗語多失實嘉謨請以六事定官評一曰守
二曰才三曰心四曰政五日年六曰貌各注其實毋飾
虛詞帝稱善行之天啓元年御史賈繼春得罪其同官
張愼言高弘圖疏救帝欲並罪之嘉謨等力爲解乃奪
愼言弘圖俸而止朱欽相倪思輝被謫嘉謨亦申救給
事中霍維華希魏忠賢指劾王安置之死嘉謨惡之出
維華於外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燝屬
爲安報讐且以用袁應泰佟卜年等爲嘉謨罪嘉謨求

退忠賢矯旨許之大學士葉向高等請留嘉謨據大計
事不聽明年廣寧陷嘉謨憂憤馳疏劾兵部尚書張鶴
鳴主戰悞國罪五年秋忠賢黨周維持復劾嘉謨曲庇
王安遂削籍崇禎元年薦起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明年卒官年八十四贈少保

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萬曆十一年進主歷知高平維
二縣有惠政徵授刑科給事中寧夏用兵請盡蠲全陝
逋賦從之父喪除起故官歷工科左給事中帝方營建
兩宮中官利乾沒復興他役問達力請停止不納俄陳
礦稅之害言闕尹一朝銜命輒敢糾彈郡守甚且糾撫

按重臣而孫朝所攜程守訓陳保輩至箠殺命吏數室
廬掘墳墓不一按問若萬方怨恫何典試山東疏陳道
中饑饉流離狀請亟罷天下礦稅皆不報已巡視廠庫
故事令商人辦內府器物僉名以進謂之僉商而諸高
貴者率賄近幸求免帝輒許之問達兩疏爭執又極論
守訓罪並寢不行進禮科都給事中劾晉江李贄邪說
惑衆逮死獄中贄事具耿定向傳三十年十月星變復
請盡罷礦稅時比年日食皆在四月問達以純陽之月
其變尤大先後疏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尋遷太
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所部水災數請蠲貸

帝方營三殿採木楚中計費四百二十萬有奇問達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召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四十三年五月讞問張差梃擊事問達從員外郎陸夢龍言令十三司會訊詞連鄭貴妃宮監龐保劉成中外籍籍疑貴妃弟國泰爲之問達等奏上差獄帝見保成名留疏不下尋召方從哲吳道南及問達等於慈寧宮命並磔二人甫還宮帝意復變乃先戮差令九卿三法司會訊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供原姓名曰鄭進劉登雲而不承罪方鞠時東宮傅諭曰張差情實風竈誤入宮門擊傷內侍罪不赦後招保成係內官欲謀

害本宮彼何益當以讐証從輕擬罪問達等以鞠審未盡上疏曰奸人闖宮事關宗社差已死三囚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訊何由得情三囚偏詞何足爲據差雖死所供詞故在共同謀馬三道等亦皆有詞在案孰得而滅之况慈寧宮對面論並決煌煌天語通國共聞若不付之外庭會審嚴鞠安肯輸情既不輸情安從正法祖宗二百年來未有罪囚不付法司輒令擬罪者且二人係內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銜轡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彼展辨不與天下共棄之也帝以二囚涉鄭氏付外庭議益滋乃潛斃之於內言皆以

創重身死而馬三道等五人命予輕比坐流配其事遂止是年解都察院事久之遷戶部尚書督倉場尋兼署刑部拜左都御史光宗病大漸同受顧命天啓元年冬代周嘉謨爲吏部尚書連掌內外大計悉叶公論當是時萬曆中建言誅誤獲譴諸臣棄林下久死者已過半問達等定議以廷杖繫獄遣戍者爲一等贈官廕子貶黨削籍薙爲一等但贈官獲恤者七十五人會孫慎行鄒元標追論紅丸力攻方從哲詔廷臣集議與議者百十餘人問達既集衆議乃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上疏曰按慎行奏首罪李可灼進紅丸可灼先見從哲臣等

初未知及奉召進乾清宮候於丹墀從哲與臣等共言李可灼進藥俱慎重未決俄宣臣等至宮內跪御前先帝自言朕躬虛弱語及壽宮並諭輔陛下爲堯舜因問可灼安在可灼趨入和藥以進少頃又進聖躬安舒就寢此進藥始末從哲及文武諸臣所共見者是時羣情倉惶悽然共切弒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從哲無是心卽慎行疏中亦已相諒若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未能止臣與衆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從哲自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則失之太輕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

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昇妄投涼藥
罪亦當誅請並下法司與可灼並按從哲則應如其自
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
臣等所敢議也至選侍欲垂簾聽政羣臣初入臨閣者
阻不容入羣臣排闥而進哭臨畢奉聖躬至文華殿行
朝謁嵩呼禮復奉駕還慈慶宮因議新主登極選侍不
當復居乾清九卿卽公疏請移言官繼之從哲始具揭
奏請選侍遂卽日移宮然輿論猶憾從哲之奏不毅然
爲百僚倡倘非諸臣共挾大義連章急趨則乾清何地
猶然混居令得假竊魁柄將如陛下登極還宮何疏入

帝謂從哲心跡自明不當輕議止逮可灼下吏文昇已
安置南京弗問問達歷更大任挺擊紅丸移宮三大案
並經其手持議平允不激不隨先以秩滿加太子太保
至是乞休疏十三上詔加少保乘傳歸五年魏忠賢擅
國御史周維持劾問達力引王之寀植黨亂政遂削奪
御史牟志夔復誣問達贓私請下吏按問命捐貲十萬
助軍興頃之間達卒以巡撫張維樞言免其半問達家
逐破崇禎初贈太保子一子官維持志夔咸名挂逆案
陸夢龍字君啓會稽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進員外郎張差獄起引凡向宮殿射箭放彈投磚石

等律當以斬獄具提牢主事王之案奉差口詞甚悉乞
救會問大理丞王士昌亦上疏趣之時夢龍以典試廣
東杜門主事邢臺傳梅過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儲皇
吾雖恤刑山右當上疏極論君能其事乎夢龍曰張公
遇我厚遽上疏若張公何當力爭之耳乃循見問達時
郎中胡士相等不欲再鞠趣問達具疏請旨以疏人必
留中其事可遂寢夢龍得其情止勿復請禁曰提馬三
爺李外父輩非得旨不可夢龍曰堂堂法司不能捕一
編氓須天子詔耶差所供必當訊實問達以爲然明日
會訊士相永嘉會禎夢龍梅之案及鄒紹先凡七人惟
之案梅與夢龍合將訊衆咸囁囁夢龍呼刑具三無應
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風癡狀夢
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梅問汝何由識路差言我薊
州人非有導者安得入問導者誰曰大老公龐公小老
公劉公且曰參我三年矣予我金銀壺各一夢龍曰何
爲曰打小爺於是士相立推坐起曰此不可問矣遂罷
訊夢龍必欲得內豎名越數日間達再令士相司會審
差供逆謀及龐保劉成名一無所隱士相主筆躊躇不
敢下郎中馮德澧趣之永嘉復以爲難夢龍拂然曰陸
員外不肖匿誰敢匿獄乃具給事中何士晉遂疏詆鄭

國泰帝於是斃保成於內而棄差市梅慮其潛易躬請
監刑當是時自夢龍之案梅德澧外鮮不爲鄭氏地者
已而之宋德澧悉被罪梅以京察罷官夢龍賴問達力
獲免由郎中歷副使天啓四年貴州賊未靖總督蔡復
一薦夢龍知兵改右參政監軍討賊安邦彥犯普定夢
龍偕總兵黃鉞以三千人禦之曉行大霧中直前薄賊
賊大敗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夜遣中軍吳家相進
搗賊巢擲苗鼓聲振山谷苗大奔潰焚其巢而還尋改
廣監軍遷廣東按察使上官建忠賢祠列夢龍名亟
遣使劉去之崇禎元年大誥忠賢黨猶用事鐫二級調

任三年起副使以故官分巡東莞道盜起曹濮間討斬
其魁餘衆悉降遷右參政守固原夢龍慷慨好談兵以
廓清羣盜自負七年夏賊來犯擊却之閏八月賊陷隆
德殺知縣費彥芳遂圍靜海州夢龍率遊擊賀奇勲都
司石崇德禦之抵老虎溝賊初不滿千已而大至夢龍
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
二將抱夢龍泣夢龍揮之曰何作此婦孺態大呼奮擊
手賊數人與二將俱戰死事聞贈太僕卿而傳梅崇禎
中歷台州知府解職歸十五年冬捐金佐知府吉孔嘉
守城城破殉難贈太常少卿

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人都值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相訐應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於政府多所譏切累遷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陳礦使王虎貪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移應蛟天津及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畧朝鮮卽擢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列屯軍聲甚振稅使王朝死帝將遣代應蛟疏請止之忤旨切責朝鮮事寧移撫保定歲旱蝗振恤甚力已極言畿民困敝請盡罷礦稅會奸人柳勝秋等妄言括畿輔稅可得銀十有三萬應蛟三疏力爭然僅得

減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礦稅俄中止應蛟復力爭不納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田盡爲汙萊詢之士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賺得水則潤若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募民墾田五千畝爲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留兵則民告病恤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興水利略

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滹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卽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後卒不能行召爲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進兵部左侍郎以養親不出親沒亮不召光宗立起南京戶部尚書天啓元年改北部東

西方用兵驟加賦數百萬應蛟在道馳疏言漢高帝酒蕭何之功曰鎮國家辦百姓給餉餽不絕吾不如蕭何夫給餉餽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興漢滅楚如運諸掌也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勢不得緩催科然弗愛養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財殫氓窮變亂必起安得不預爲計因列直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餉千五百萬應蛟力阻之廷議紅丸事請置崔文昇李可灼於法而斥方從哲爲編氓應蛟爲人亮直有守視國如家謹出納杜虛耗國計賴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踰制應蛟持不予遂見忤會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

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陞辭疏陳聖學引宋儒
語以宦官宮妾爲戒久之卒於家應蛟學主誠敬其出
處辭受一執於義里居謝絕塵事常衣緼皂

王紀字惟理芮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池州推官入
爲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秉禮持正時望蔚然二十九
年帝將册立東宮數遷延不決紀抗疏極論其久禮成
擢光祿少卿引疾去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擢右僉都
御史巡撫保定諸府連歲水旱紀設法救荒甚備稅監
張鬻請征恩詔已蠲諸稅紀兩疏力爭鬻竟取中旨行
之紀劾鬻抗違詔書沮格成命皆不報居四年部內大

治遷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歲大凶
振救如畿輔光宗立召拜戶部尚書督倉場天啓二年
代黃克纘爲刑部尚書時方會議紅丸事紀偕侍郎楊
東明署議言方從哲知有貴妃不知有君父李可灼進
藥駕崩反慰以恩諭賚之銀幣國典安在不逮可灼無
以服天下不逮崔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
祿廕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憤議出羣情甚疎主事徐大
化者素無賴日走魏忠賢門構陷善類又顯劾給事中
周朝瑞惠世揚紀憤甚劾大化溺職狀因言大化誠爲
朝廷擊賊則大臣中有交結權璫誅鋤正士如宋蔡京

者何不登彈文而與正人日尋水火其言大臣指大學士沈灌也大化由此罷去而灌及忠賢深憾之御史楊維垣與大化有連且素附灌遂助灌詆紀言紀所劾大臣無主名請令指實紀遂直攻灌言灌與京生不同時而事實相類其結納魏忠賢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瓊同也要盟死友邵輔應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同也遂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與方置呂大防蘇軾同也斥逐言官汪秉謙熊德陽侯震暘與貶謫安常民任伯雨同也至於賄交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類傳誦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

京迷國罔上百世合符者客魏聞之怒為灌泣懇帝前帝謂紀煩言加譙責焉初李維翰熊廷弼王化貞下吏紀皆置之重辟而與都御史大理卿上廷弼化貞爰書微露兩人有可矜狀而言不測特恩非法官所敢輕議有千總杜茂者齎登萊巡撫陶朗先千金行募兵金盡而兵未募不敢歸返薊州僧舍為邏者所獲詞連佟卜年卜年遼陽人舉進士歷知南皮河間遷夔州同知未行經畧廷弼薦為登萊監軍僉事邏者榜掠茂言嘗客於卜年河間署中三月與言謀叛因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行邊尚書張鶴鳴以聞鶴鳴故與廷弼有隙欲藉

卜年以甚其罪朝士皆知卜年寃莫敢言及鎮撫旣成獄移刑部紀疑之以問諸曹郎員外郎顧大章曰茂旣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拷訊垂斃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卜年雖非問謀然實終養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紀議從之邏者又獲奸細劉一燾忠賢疑劉一燾昆弟欲立誅一燾與卜年因一燾以株連一燾紀皆執不可漼遂劾紀護廷弼緩卜年等獄爲二大罪帝責紀陳狀遂斥爲民以侍郎楊東明署部事坐卜年流二千里獄三十三劫給事中成明樞張鵬雲沈惟炳卜年同年生也爲發憤撫他事連劾東明卜年獲長繫瘐死而

東明遂引疾去紀旣斥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彥史繼借論救皆不聽後闖黨羅織善類紀先卒乃免崇禎元年復官贈少保廕一子諡莊毅楊東明字啓修虞城人官給事中請定國本出閣豫教早朝勤政酌宋應昌李如松功罪之平上河南饑民圖薦寺丞鍾化民往振掌吏科協孫丕揚主大計後以劾沈思孝思孝與相詆貶三官爲陝西布政司照磨里居二十六年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天啓中累遷刑部右侍郎旣歸遂卒崇禎初贈刑部尚書

孫瑋字純玉渭南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

事申劾中官魏朝及東廠辦事官鄭如金異如金坐下
詔獄二人皆馮保心腹也初張居正以刑部侍郎同安
洪朝選輕遼王罪銜之後勞堪巡撫福建希居正意諷
同安知縣金枝摺摭朝選事堪飛章奏之命未下捕置
之獄絕其飯食三日死禁勿殮屍腐獄中堪尋召爲左
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選子都察院檢校競訴
寃闕下堪復飛書抵馮保剖競籍廷杖遣歸至是瑋白
發其事並及堪諸貪虐狀堪免官未幾朝選妻訴寃邸
憐亦爲訟競復援胡禎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遣堪
戍當是時廠衛承馮保餘威監受民訟撫按訪察奸猾

多累無辜有司斷獄往往罪外加罰帝好用立枷重三
百餘斤犯者立死瑋皆極陳其害詔立枷如故餘從瑋
言以母病不候命擅歸坐謫桃源主簿久之歷遷太常
卿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朝鮮用兵置軍天
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間先任巡撫汪應蛟役軍大治
水田以所入充餉瑋踵行之田益墾遂免加派歲比不
登旱蝗大水相繼瑋多方振救帝亦時出內帑佐之所
條荒政率報允畿輔礦使倍他省礦已竭而搜鑿不已
至歲責民賠納瑋累疏陳其害且列天津稅使馬堂六
大罪皆不省就進兵部侍郎召爲右都御史督倉場進

戶部尚書督倉場如故大僚多缺命署戎政已又兼署
兵部瑋言陛下以纍纍三印悉畀之臣豈真國無人耶
臣所知大僚則有呂坤劉元震汪應蛟庶僚則有鄒元
標孟一脈趙南星姜士昌劉九經臺諫則有王德完馮
從吾輩皆德立行修足備任使苟更閱數年陛下卽欲
用之不可得矣弗聽都御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
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瑋以兵部尚書掌左
都御史事瑋素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
言路大橫會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與提學御史熊廷
弼相訐瑋議廷弼解職候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輩

遂連章攻瑋瑋累疏乞休帝皆慰留無何吏部以年例
出兩御史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益力疏十
餘上明年七月稽首文華門出郭候命至十月始予告
歸天啟改元起南京吏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三年
召拜刑部尚書囚繫衆獄舍至不能容瑋請近畿者就
州縣分繫內使王文進殺人下司禮議罪其餘黨付法
司瑋言一獄不可分兩地請并文進下吏不聽其冬以
吏部尚書再掌左都御史事累以老疾辭不允明年秋
疾篤上疏曰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
外而歸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

如固結人心欲固結人心莫如登用善類舊輔臣劉一
燦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引鍾永
正等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
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竝老成蹇諤除伏草野良
可歎惜倘蒙簡擢必能昭德塞違爲陛下收拾人心尤
望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
以攬大權臣邁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屍諫
遂卒贈太子太保魏忠賢用事陝西巡撫喬應甲劾瑋
素黨李三才趙南星不當叨旨恩恤詔追誥命奪其廕
崇禎初復之後謚莊毅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八年進士除滑縣知縣甫
弱冠多惠政徵授禮科給事中 屢言朝講不宜輟張鯨
不宜放不報遷工科左給事中 出視宣府邊務哈刺慎
老把都諸部挾增市賞二十七萬有奇羽正建議裁之
與參政王象乾讐以利害莫敢動兵部左侍郎許守謙
先撫宣府以賄聞羽正劾去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充實
等而悉置諸侵盜軍資者於理還爲吏科都給事中劾
禮部侍郎韓世能薊遼總督薺達大理少卿楊四知洪
聲遠不職四知聲遠坐貶謫時當朝觀請禁餽遺言臣
罪莫大于貪然使內臣貪而外臣不應外臣貪而內臣

不援則尚相顧畏莫敢肆今內以外爲府藏外以內爲窟穴交通賂遺比周爲奸欲仕路清世運泰不可得也帝善其言敕所司禁之且命閣部大臣公事議於朝房毋私邸接賓客吏部推孟一脈應天府丞蔡時鼎江西提學副以呂興周馬猶龍帝惡一脈時鼎嘗建言皆用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脈時鼎中外謂建白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復進無階銷忠直之氣結諫諍之舌非國家福疏八忤旨奪俸有差二十年正月偕同官李獻可等請皇太子出閣豫教帝怒謫獻可官羽正以已實主議請與同謫竟斥爲民杜門讀書士大夫往來其地率辭不見林居幾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未至進本寺卿天啓二年吏部將用爲左副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阮已久吾後入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可以是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爲副甫入署卽言方從昔進藥議諡封后移宮無謀鮮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禁使爲法受過沈滯結內援招權賄宜遣決其去羣小多不悅熊廷弼王化貞之獄衆議紛呶羽正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壞由是二人皆坐大辟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及從吾羽

正言書院之設實爲京師首善勸不當議禁因自劾乞
休頃之代從吾爲左副都御史俄改戶部右侍郎督倉
場明年春拜工部尚書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是夏
六月羣奄千餘人請預給蠶擁入署碎公座毆掾吏肆
罵而去蓋忌羽正者嗾奄使發難也羽正疏聞因求罷
詔司禮太監杖謫羣奄而諭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
堅因言今帑藏殫虛九邊壯士日交荷戈寢甲弗獲一
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風赤日中求傭錢不得而
獨內官請乞朝至夜從此輩聞之與誰不合憤臣奉職
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踰年逆黨霍維華追理

三案言羽正委身門戶遂削奪崇禎初復官久之卒贈
太子太保

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歷南京吏部郎中同里鄧以讚表貞吉亦官南都人號
江右三清遭母喪家燬于火僦屋以居窮冬無幃妻御
葛裳與子拾遺薪爇以禦寒或有贈遺拒弗受由湖廣
參政遷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轉福建爲左所至不私
一錢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光宗立進工部右侍郎
總督河道天啟二年妖賊徐鴻儒作亂道亨守濟寧扼
諸要害以衛漕舟事平增俸賜銀幣尋拜南京兵部尚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及傳
書參贊機務楊漣等羣擊魏忠賢被譙責道亨憤偕九
卿上言高皇帝定令內臣止供掃除不得典兵預政陛
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授之恣所欲爲舉朝忠諫皆
不納何重視宦豎輕天下士大夫至此疏入不納道亨
遂連疏求去詔許乘傳歸踰年卒道亨貞亮有守自參
政至尚書不以家累自隨一蒼頭執爨而已崇禎初贈
太子少保諡清襄子弘緒字士業爲晉州知州以文名
贊日光熹之際朝廷多故又承神宗頽廢之餘政體怠
弛未嘗罔修厥職周嘉謨張問達諸人懇懇奉公詩所
云不辭于位者蓋庶幾焉注應蛟持國計謹出納水田
之議鑿鑿可見施行孫偉請登用善類鍾羽正請禁
道避哉救時之良規也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終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大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

救修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羅晉曾保兼李太保保殿學士兼兵部尚書事 張廷玉等奏

陳邦瞻 畢懋康 兄懋良

蕭近高 白 瑜

程介紹 翟鳳翀 郭尚賓

洪文衡 何喬遠 陳伯友 李成名

董應舉 林 材

朱吾弼 林秉漢 張光前

陳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大

理寺評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爲浙江參政進福建按察使遷右布政使改補河南分理彰德諸府開水田千頃建滏陽書院集諸生講習士民祠祀之就改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上林土官黃德助弟德隆及子祥允叛德助投田州土酋岑茂仁茂仁納之襲破上林殺德助掠妻子金帛守臣問狀詭言德助病亡乞以祥允繼邦瞻請討於朝會光宗嗣位卽擢邦瞻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遂移師討禽之海寇林莘老嘯聚萬餘人侵掠海濱邦瞻扼之不得逞澳夷築室青州奸民與通時侵內地邦瞻燔其巢召拜工

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進左天啓二年五月疏陳四事一曰言客氏旣出復入乃陛下過舉輔臣不封還內降引義固爭致罪謫言者再蹈拒諫之失其何解於人言疏入忤旨譙讓尋兼戶工二部侍郎專理軍需明年卒官詔贈尚書邦瞻好學敦風節服官三十年吏議不及畢懋康字孟侯歙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以中書舍人授御史言內閣不當專用詞臣邊臣失律者宜重按部郎田大年賀盛瑞中書舍人丁元薦以忤權要廢當雪疏留中視鹽長蘆畿輔多河渠湮廢不治懋康言保定清河其源發於滿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則湯家口爲上

閘又十里則清楊爲下閘順流東下直抵天津旁近易安諸州新安雄完唐慶都諸縣竝通舟楫仰其利二閘創自永樂初日久頽圯急宜修復歲漕臨德二倉二十萬石餉保定易州紫荆諸軍足使士卒宿飽往者密雲昌平故不通漕萬曆初總督劉應節楊兆疏湖白二河陵泉諸水漕粟以餉二鎮二鎮之軍賴之此可倣而行也詔從之巡按陝西疏陳邊政十事劾罷副總兵王學書等七人請建宗學如郡縣學制報可改按山東擢順天府丞以憂去天啓四年起右僉都御史撫治鄆陽懋康雅負器局敷歷中外與族兄懋良竝有清譽稱二單

懋良字師臯先懋康舉進士由萬載知縣擢南京吏部主事歷副使至左布政使俱在福建振饑民減加派撫降海寇以善績稱懋康爲巡撫之歲懋良亦自順天府尹擢戶部右侍郎督倉場魏忠賢以懋康爲趙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際遠劾其附麗邪黨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忠賢爲御史張訥所論落職閒住兄弟相繼去國士論更以爲榮崇禎初起懋康南京通政使越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尋罷而懋良亦起兵部左侍郎會京師戒嚴尚書張鳳翔以下皆獲罪懋良得原致仕去懋康再起南京戶部右侍郎督糧儲旋引疾歸兄弟皆

卒於家

蕭近高字抑之廬陵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甫拜官卽上疏言罷礦稅釋繫囚起廢棄三事明詔已頒不可中止帝怒奪俸一年頃之論江西稅使潘相擅刑宗人罪不報旣而停礦分稅之詔下相失利擅移駐景德鎮請專理密務帝卽可之近高復力爭後江西撫按劾相相以爲近高主之疏詆甚力近高疏辨復劾相疏雖不行相不久自引去屢遷刑科都給事中知縣滿朝薦諸生王大義等皆忤中使繫獄三年近高請釋之不報遼東稅使高淮激民變近高

劾其罪請撤還帝不納又以淮誣奏逮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揚近高復論救會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徵還而邦才等繫如故無何極陳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患未幾又言王錫爵密揭行私宜立勿召朱賡被彈六十餘疏不當更留皆不報故事六科都給事中內外遞轉人情輕外率規避近高自請外補吏部侍郎楊時喬請亟許以成其美乃用爲浙江右參政進按察使以病歸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聞泰昌元年召爲太僕卿廷議紅丸之案近高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方從哲當勒還故里張差謀逆有據不可蔽以瘋癲歷工部

左右侍郎天啓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黃尊素因言近高
暨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饒伸太僕少卿劉弘謨劉宗周
竝辭榮養志清風襲人亟宜褒崇風勵有位詔許召還
五年冬起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力辭不允時魏忠賢
勢張諸正人屏斥已盡近高不欲出遷延久之給事中
薛國觀劾其玩命遂落職崇禎初乃復卒於家
白瑜字紹明永平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
兵科給事中帝旣冊立東宮上太后徽號瑜請推廣孝
慈以敦儉持廉惜人才省冤獄四事進皆引祖訓及先
朝事以規時政辭甚切三十年京師旱陝西河南黃河

竭禮官請修省瑜言修省宜行實政今逐臣久錮累臣
久羈一蒙矜釋即可感格天心未言礦稅之害皆不報
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帝於射場營乾德臺瑜抗疏力諫
又再疏請斥中官王朝陳永壽帝不能無憾會瑜論治
河當專任遂責其勦拾陳言謫廣西布政使照磨以疾
歸光宗立起光祿少卿三遷太常卿給事中倪思輝朱
欽相御史王心一以直言被謫瑜抗疏論救天啓二年
由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鄭貴妃兄子養性奉
詔還籍逗遛不去其家奴張應登訐其通塞外永寧伯
王天瑞者顯皇后弟也以后故銜鄭氏遂借其弟錦衣

天麟交章劾養性不軌瑜以鄭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實誣乃會都御史趙南星大理卿陳于廷等讞上其獄請抵奴誣告罪勒養性居遠方制可明年進左侍郎卒官贈尚書

程紹字公業德州人祖瑤江西右布政使紹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汝寧推官徵授戶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副將佟養正等五人行賄求遷皆劾置於理帝遣使採礦河南紹兩疏言宜罷皆不報再遷吏科左給事中會大計京官御史許聞造許戶部侍郎張養蒙等語侵吏部侍郎裴應章紹言聞造挾吏部以避計典且附會閣臣

張位聞造乃貶邊方主事趙世德考察貶官廷議征楊應龍兵部舉世德知兵紹駁止之又劾文選郎楊守峻守峻自引去饒州通判沈榜貶官貢緣稅監潘相得留紹極言非法山西稅使張忠以夏縣知縣韓薰忤已奏謂之僻地紹又爭之帝怒斥爲民以沈一貫救詔請一秩出之外給事中李應策御史李炳等爭之帝益怒并薰斥爲民而奪應策等俸紹家居二十年光宗卽位起太常少卿天啓四年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宗室居儀封者爲盜窟紹列上其狀廢役高牆臨漳民耕地漳濱得玉璽龍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於天旣

壽永昌以獻紹紹聞之於朝畧言秦璽不足徵人矣今璽出適在臣疆旣不當復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貢媚且至尊所寶在德不在璽故先馳奏聞候命進止昔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前史美之陛下尊賢愛士野無留良尚有一代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其他識林臺諫一錮不起者竝皇國禎祥盛朝珍寶臣不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瑞臣竊羞之願陛下惟賢是寶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在野之老成亟圖益進彼區區秦璽之

真偽又安足計哉魏忠賢方斥逐者碩見之不悅後忠賢勢益張紹遂引疾歸崇禎六年薦起工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年老四疏乞休去卒贈本部尚書

翟鳳翀字凌元益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拜吳橋任邱有治聲徵授御史疏薦鍾羽正趙南星鄒元標等因言宋季邪諂之徒終日請禁偽學信口詆謫近年號講學者不幸類此出按遼東宰賽煖免二十四營環開原而居歲爲邊患宰賽尤桀驁數敗官軍殺守將因挾邊吏增賞慶雲參將陳洪範所統止羸卒二千又懼怯不任戰鳳翀奏請益兵易置健將開原始有備又請所

在建常平倉括贖緩節公費易粟備荒帝善其議命推行於諸邊故遼陽參將吳希漢失律聽勘以內援二十年不決且謀復官鳳翀一訊成獄置之大辟邊人快之帝因挺擊之變召見廷臣於慈寧宮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無所言御史劉光復方發口遽得罪鳳翀上言陛下召對廷臣天威開霽千載一時輔臣宜舉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長孫講學福府莊田饑引大僚空虛考選沉閣以及中旨頻降邊警時聞水旱盜賊之相仍流移饑殍之載道一一縷奏於前乃緘默不言致光復以失儀獲罪光復一日未釋輔臣未可晏然也忤旨切責山

東大饑以鳳翀疏遣御史過庭訓齋十六萬金振之中官呂貴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織造再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下兵馬指揮歐相之吏邢洪辱御史凌漢翀於朝給事中郭尚賓等劾之帝釋洪不問漢翀爲廢將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鳳翀抗疏極論貴登洪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闕無路宦寺浸用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勢帝大怒謫山西按察使經歷而是時尚賓亦上疏極言比來擬旨不由內閣託以親裁言官稍涉同類輒云黨附將使大臣不肯盡言小臣不敢抗論天下事尚可爲哉乞

陛下明詔閣臣封還內降容納直諫以保治安忤旨謫
江西布政使檢校閣臣及言官論救皆不納帝於章疏
多不省故廷臣直諫者久不被譴至是二人同日謫官
時稱二諫鳳翀既謫三遷天啓初爲南京光祿少卿四
年以大理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魏忠賢黨御
史卓邁汪若極連章論之遂削籍崇禎二年起兵部右
侍郎尋出撫天津以疾歸卒贈兵部尚書尚賓字朝諤
南海人鳳翀同年進士自吉安推官授則科給事中遇
事輒諫諍尤憤中官之橫嘗因事論稅使李鳳高案播
和頗稱敢言已竟謫官光宗時乃復起累官刑部右侍

郎亦以不附忠賢削籍崇禎初爲兵部右侍郎卒贈尚
書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帝
將封皇長子爲王偕同官賈巖合疏爭尋改禮部與郎
中何喬遠善喬遠坐誣誤被謫文衡已遷考功主事竟
引病歸起補南京工部歷郎中力按舊章杜中貴橫索
節冗費爲多官工部九年進光祿少卿改太常督四夷
館中外競請起廢帝率報寢久之乃特起顧憲成憲成
已辭疾忌者猶憚其進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
衡慮帝惑兆魁言抗章申雪因言今兩都九列強半無

入仁賢空虛識者浩歎所堪選擇而使者祇此起彼廢一途今憲成尚存田間已嬰羅網俾聖心愈疑運茹無望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塞之矣尋進大理少卿以憂去泰昌元年起太常卿光宗既崩議升耐文衡請祧睿宗曰此肅宗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誼且睿宗嘗爲武宗臣矣一旦加諸其上禮既不合情亦未安當時臣子過於將順因循至今夫情隆於一時禮垂於萬世更定之舉正在今時疏格不行未幾卒贈工部右侍郎文衡天性孝友居喪斷酒肉不處內者三年生平不妄取一介喬遠字穉孝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

部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長子爲王喬遠力爭不可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抗疏救之石星主封倭而朝鮮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誤致國人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喬遠卽以聞因進累朝馭倭故事帝頗心動而星堅持已說疏竟不行坐累謫廣西布政使經歷以事歸里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不起光宗立召爲光祿少卿移太僕王化貞駐兵廣寧主戰喬遠畫守禦策力言不宜輕舉無何廣寧竟棄天啓二年進左通政鄒元標建首善書院朱童蒙等劾之喬遠言書院上梁文實出臣手義當并罷語侵童蒙進光祿卿

通政使五疏引疾以戶部右侍郎致仕崇禎二年起南
京工部右侍郎給事中盧兆龍劾其衰庸自引去喬遠
博覽好著書嘗輯明十三朝遺事爲名山藏又纂圖書
百五十卷頗行於世然援據多舛云

陳伯友字仲恬濟寧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擢
刑科給事中甫拜命卽劾罷河南巡撫李思孝俄諭鄒
之麟科場弊宜勘奄登辱駙馬冉興讓一置之法楚宗
英雉蘊鈔良吏滿朝薦王邦才等宜釋已又言陛下清
明之心不幸中年爲利所惑皇皇焉若不足以致財賈
民艱家成徹骨之貧人抱傷心之痛今天下所以枳隄

傾危而不可救藥者此也又言李廷機去國操縱不出
上裁至外而撫按內而庶僚去留無所斷決士大夫意
見分歧議論各異陛下漫無批答言苟若盡付外廷公議
於以平曲直定國是乎帝皆不省然廷弼爲荆養喬所
訐伯友與李成名等力主行勘旣又陳時政四事言擬
旨必由內閣昨科臣會六德之處分閣臣葉向高之典
試悉由內降而福王之國之旨亦於他疏批行非獨褻
天言抑且貽陰禍法者天下所共黔國公沐昌祚請令
其孫啓元代鎮已非法矣乃撫按據法請勘而以內批
免之疑中有隱情御史呂圖南改提學于此爭爲賢彼爭

爲不肖盍息爾家戈矛共圖軍國大計福王久應之國
今春催請不下數百疏何以忽易期疏亦留中尋以艱
去及服除廷議多排東林遂不出至四十六年以年例
卽家除河南副使天啓四年屢遷太常寺卿治少卿事
楊漣劾魏忠賢伯友亦僖卿胡世賞等抗疏極論明年
十二月御史張樞劾其倚附東林遂削奪莊烈帝卽位
詔復官未及用而卒成名字實知太原爲人祖應時南
京戶部員外郎以清白著成召舉萬曆二十一年進士
授中書舍人擢吏科給事中疏陳銓政公平語侵尚書
趙煥俄請釋壘臣滿朝薦言朝薦不釋則諸璫日肆國

家患無已吏部侍郎方從哲中旨起官成名抗疏劾之
并及其子恣橫狀從哲求去帝不許是時黨人日攻東
林成名遂移疾歸家居五年起山東副使天啓初遷湖
廣參政入爲太僕少卿四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
贛魏忠賢以成名爲趙南星所用因所屬給由犯御諱
除其名爲巡撫止八月士民祠祀焉崇禎改元召拜戶
部右侍郎以左侍郎專理邊餉京師戒嚴改兵部帝召
對平臺區畫兵事甚悉數月而罷卒於家
董應舉字崇相閩縣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廣州教
授與稅監李鳳爭學傍墾地鳳舍人馳騎文廟前繫其

馬用是有名遷南京國子博士再遷南京吏部主事召
爲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告歸起南京大理丞四十六
年閏四月日中黑子相鬪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無光
時遼東撫順已失應舉言日生黑膏乃強敵侵凌之徵
亟宜勤政修備以消禍變因條上方略帝置不省天啓
改元再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二年春陳急務數事極
言天下兵耗民離疆宇日蹙由主威不立國法不行所
致帝以爲應舉知兵令專任較射演武已上言保衛神
京在設險營屯遂擢應舉太僕卿兼河南道御史經理
天津至山海屯務應舉以責太重陳十難十利帝悉敕
所司從之乃分處遼人萬三千餘戶於順天永平河間
保定詔書褒美遂用公帑六千買民田十二萬餘畝合
閒田凡十八萬畝廣募耕耨工虞出器牛種濬渠築
防教之藝稻農舍倉廩場圃舟車畢具費二萬六千而
所收黍麥穀五萬五千餘石廷臣多論其功就進右副
都御史天津葛沽故有水陸兵二千應舉奏令屯田以
所入充歲餉屯利益興五年六月朝議以屯務旣成當
廣鼓鑄乃改應舉工部右侍郎專領錢務開局荊州尋
議給兩淮鹽課爲鑄本命兼戶部侍郎并理鹽政應舉
至揚州疏請釐正鹽規議商人補行積引增輸銀視正

引之半爲部議所格應舉方奏析而巡鹽御史陸世科惡其侵官劾之魏忠賢傳旨詰讓御史徐揚先遂希指再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應舉好學善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家好興利捍患比沒海濱人祠祀之

林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舒城知縣擢工科給事中吏部推鄭洛戎政尚書起張九一貴州巡撫材極言兩人不當用九一遂罷王錫爵赴召材疏論并及趙志臯張位再請建儲豫教又請王竑封之謬屢遷吏科都給事中劾罷南京尚書徐元泰經略宋應昌惑沈惟敬力請封貢材乞斬應昌惟敬不報志

臯位擬旨失當材抗疏駁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西華門災材偕同官上言切指時政缺失帝愠甚以方修省不罪吏部推顧養謹總理河道材論止之兵部將大敘平壤功材力詆石星圖上星乃不敢溫敘其冬復率同官言成憲不當爲祭酒馮夢禎不當爲詹事劉元震不當爲吏部侍郎帝積前怒言材屢借言事誣謗大臣今復暗傷善類乃貶三官餘停俸一歲會御史崔景榮等論救再貶程鄉典史材遂歸里不出光宗卽位始起尚寶丞再遷太僕少卿還朝未幾卽乞歸天啓中起南京通政使卒崇禎初贈右都御史

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寧國推官徵授南京御史大學士趙志臯弟學仕爲南京工部主事以贓敗南京刑部因志臯故輕其罪議調饒州通判吾弼疏論竟謫戍之奏請建國本簡閣臣補言官罷礦稅不報山西巡撫魏允貞爲稅使孫朝所訐吾弼乞治朝欺罔罪廣東稅使李鳳乾沒奸人王遇桂請稅江南田契吾弼皆疏論其罪時無賴子譙起言利廷臣輒連章力爭帝雖不盡從亦未嘗不容其切直雷震皇陵吾弼請帝廷見大臣講求祖宗典制次第舉行與天下更始尋復言陛下孝敬疏於郊廟惕厲弛於朝講土木盛

宮苑榛蕪遍殿廷羣小橫中外正士困囹圄閭閻以磻稅竭郵傳以輸輓疲流亡以水旱增郡縣以徵求困草澤生心衣冠喪氣公卿不能補遺臺諫無從引裾不可不深察而改圖也未言禮部侍郎郭正域疾惡嚴居已峻不可以楚事棄先是楚假王議起首輔沈一貫陰左右王以正域請行勅族其黨錢夢皋輩逐之去舉朝無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弼獨抗章申理而御史採秉漢以楚宗人戕殺巡撫亦請詳勘且言王旣非假何憚於勘吾弼秉漢遂爲一貫等所惡會夢皋京察將黜遂訐秉漢爲正域鷹犬語侵沈鯉楊時喬溫純秉漢坐貶

貴州按察司檢校而夢臯得留郎中劉元珍論之反獲
譴吾弼復疏直元珍請黜夢臯因力詆一貫亦忤旨停
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光祿少卿召爲大理
右丞齊楚浙三黨用事吾弼復辭疾歸熹宗立召還屢
遷南京太僕卿天啓五年爲御史吳裕中劾罷秉漢字
伯昭長泰人按廣東亦再疏劾李鳳旣論尋移疾歸卒
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張光前字爾荷澤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蒲圻知
縣補安肅甫四月擢吏部驗封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稽
勲郎中乞假去天啓四年趙南星爲尚書起爲文選郎

中甫視事魏忠賢欲逐南星假廷推謝應祥事矯旨切
責南星時與推應祥者員外郎夏嘉遇非光前也光前
抗疏爭之曰南星人品事業昭灼人耳目忽奉嚴旨責
以不公忠臣竊惑之選郎諸曹領袖尚書管指南星所
甄別進退臣實佐之功罪與其乞先賜罷斥亦被旨切
責未幾以推喬允升等代南星忤忠賢意削侍郎陳于
廷及楊漣左光斗籍光前又抗疏曰會推尚書于廷主
議臣執筆謹席橐待罪遂貶三秩調外任光前操行清
嚴峻却請謁知縣石三畏贓私狼籍得與援將授臺諫
光前出之爲王官其黨咸側目明年光前兄右布政使

光緒治兵遵化爲奄黨門克新所劾亦削籍兄弟竝以
忤奄去見稱於世崇禎元年起光祿少卿不赴三年起
太常已進大理少卿累疏乞休及家而卒

贊曰朝政弛則士大夫騰空言而少實用若陳邦瞻畢
懋康翟鳳翀董應舉尚思有所建立惜不逢明作之朝
汝所表見止此耳蕭近高洪文衡諸人皆以清素自矢
白瑜論鄭氏猷能持平固卿貳之錚錚者歟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終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救修

趙南星

孫慎行

馮從吾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萬曆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
行廉平稍遷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禱南星與
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歿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
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左都御

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連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讒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容容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臧私有據不口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

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汙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事且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出朝論譴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於是給事中李春開起而駁之其疏先下南星幾獲譴給事中王繼光史孟麟萬自約部曹姜士昌吳正志並助南星詆春開且發時來仰庇洪憲讒諂狀春開氣沮然南星卒以病歸再起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六計京官與尚書孫鑰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鑰甥文選員外郎呂廕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志臯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留拾遺庶

僚非法得旨南星等專權植黨貶三官俄因李世達等
疏救斥南星爲民後論救者悉被譴讎亦去位一時善
類幾空事具讎傳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
海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
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進太常卿至則擢工部右侍郎
居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爲任天啓三年
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
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力持不
可南星著四凶論卒與考功郎程正巳置四人不謹他
是澄汰一如爲考功時浙江巡按張素養薦部內人材

及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南星劾其謬素養坐奪俸先
是巡方者有提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
山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啓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
星竝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尋代張問達爲吏部尚
書當是時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
出輒邀之半道爲人求官不得則加以惡聲或逐之去
選郎卽公正無如何尚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
銳意澄清獨行已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
人憚其剛嚴不敢犯有給事爲貲郎求鹽運司卽注貲
郎王府而出給事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竄緣將行取

南星亦置之王府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嘗於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弟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贊見南星麾之去嘗竝坐弘政門選通政司參議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勿見又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齟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

居相饒伸王之案輩悉置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側目滋欲去南星給事中傅櫬以維璉改吏部已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紊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會漣劾忠賢疏上宮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賢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及攀龍漣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爲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旣得旨而御史陳九疇

受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
謀於文選郎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辯語
侵九疇九疇再疏力詆竝下部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
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
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
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
引去給事中沈惟炳論救亦出之外俄以會推忤忠賢
意并斥于廷漣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
王紹徽等置要地小人競進天下大柄盡歸忠賢矣忠
賢及其黨惡南星甚每矯敕論必目爲元凶於是御史

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國祥嘉遇及王允成得
旨竝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邦華及孫鼎相
等十四人竝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
所推獎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
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爲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
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死者皆削奪縉紳禍益烈尋
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南星下撫按提問適郭尚友巡撫
保定而巡按馬逢臯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
清衡及外孫王鍾龐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南星家
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

永昌嫡母馮氏生母李氏竝哀慟而卒子生七齡驚怖死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赦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屢遣之竟卒於戍所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諡忠毅魁呈秀廣微九疇兆魁應甲紹徽訥三畏尚友志夔俱名麗逆案爲世大僂焉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遊卽有志爲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奪情元標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

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侍祿苟容小臣畏罪纖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爲災民有駕蒿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旣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

明史卷三十四 列傳 十一
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獸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戍成都勻衛衛在萬山中夷僚與居元標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按御史承居正指將害元標行次鎮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謫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

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罷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徐學謨者嘉定縣人嘉靖中爲荊州知府景恭王之藩德安欲奪荊州城北沙市地學謨力抗不予爲王所劾下撫按逮問改官荊州人德之稱沙市爲徐市居正素與厚萬曆中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葬父學謨事之謹召爲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禮部尚書自弘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拜尚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學謨急締姻於大學士申時行以自固及奉命擇壽

宮通政參議梁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爲奪
子琦俸元標復劾之遂令致仕歸慈寧宮災元標復上
時政六事申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
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
省加意增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宴謂元標
刺已怒甚降旨譴責首輔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
其姻學謨亦心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
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起補驗封陳吏治十事民
瘼八事疏幾萬言文選缺員外郎尚書宗纁請用元標
人不獲命纁運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

爲言帝怒詰書纁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
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譙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
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憂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
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
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
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
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
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
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
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

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
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
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
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
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
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
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
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爲和易或議其遜
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踔絕言官事也
大臣非大利害卽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
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
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卽中止王德完譏
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
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
其間臣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
心共濟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
有無偏無黨之路柰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
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
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
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過庭訓雅有物議

及庭訓秩滿汝楨注考溢美元標疏論之兩人竝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已請收錄章家禎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者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覆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南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粹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既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史諸臣

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真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訊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奸人闖宮豺狼當路檢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刑部尚書黃克纘希內廷意羣小和之而從哲世居京師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內格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未幾慎行及王紀偕逐元標疏救不聽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

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
慮明年京察不弼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
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
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柄傳旨
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
去乃得溫旨與治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興治至比之山
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
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
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
詔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諡忠介童蒙等既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
遷及忠賢得志二人竝召還歲餘允厚至戶部尚書太
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母死不持服爲
忠賢建生祠興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二人竝麗逆
案云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卽嗜
學萬曆二十二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
數請假里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
以政事詢者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
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

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瑞王二十
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
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竝切諫
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
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爲侍郎時主之其
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
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爲首六人論死復錮英嫖等
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蘊鈔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
白其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尚留
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

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復請
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
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
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
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
議改右侍郎李銍於左而以慎行爲右命俱未下御史
過廷訓因言銍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忝詩教和
之慎行隨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
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
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

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
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啓元年
四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
用藥不審閣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
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
倬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卽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
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
席橐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聖舉朝共攻可
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同罪與臣以
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

之實實錄中卽欲爲君父諱不敢直書方從哲連進
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後世解也然從
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未
有天子旣崩而立后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
不遺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諡皇祖爲恭皇帝事歷考晉
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
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呪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
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
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一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
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

明史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 三
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
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隍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
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
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
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
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
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
慎行論雖過刻然爭趨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帝乃
報曰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
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當據

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克纘右
從哲亦曲爲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
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
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
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
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
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
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
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
肯義形於色何至今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

明史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十四
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未復力言克纘之謬章竝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竝見慎行以爲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漶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溫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月謝病去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爲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通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慎行爲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

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成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操行峻潔爲一時指紳冠朝士數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鈺名上帝卽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盛以弘字子寬潼關衛人父訥字敏叔訥父德世職指揮也討洛南盜戰死訥號泣請於當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爲發兵討斬之久之舉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吏部右侍郎與尚書陳有年左侍郎趙參魯共釐銓

政母憂歸以篤孝聞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謚文定以
弘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天啓
三年謝病歸魏忠賢亂政落其職崇禎初起故官協理
詹事府卒官明世衛所世職用儒業顯者訥父子而已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萬
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學
初義詆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攀龍抗疏力駁其謬其書
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
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上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
斥一空大臣則孫繼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

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矣邇
者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
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
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
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
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
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
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
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
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

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
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
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
海垂諸史冊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
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
百步卽如諸臣罷斥果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
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
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訐
攀龍語極妄誕疏竝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
帝不許鐫應宿一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

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
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
祿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
張差梃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
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至劉保
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人
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
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爲鄭氏腹心
知先帝症虛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
昇猶潛住都城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

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孫慎行以紅丸事攻舊輔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誅歸獄從哲給事中王志道爲從哲解攀龍遺書切責之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

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知聖諭曰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從哲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時從哲輩輿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進太僕卿擢刑部右侍郎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楊漣等羣擊魏忠賢

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日導忠賢爲惡而攀
龍爲趙南星門生竝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
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義
兒遂撫謝應祥事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
罪去頃之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訐攀龍挾私排
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
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農諤宋儒楊
龜山祠以文告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
順昌已就逮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
如平時出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

扃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
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
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
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
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
部坐世儒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諡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
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爲主操
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
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

院莊烈帝嗣位學者更修復之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闈人修刺謁拒却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猾累劾不去從吾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從吾嚴邏偵苞苴絕跡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疊出累告勵精之效如彼怠敬之患如此近頒敕諭謂至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整

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政潔已惠商奸宄斂迹旣還朝適帝以軍政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慤長志濂洛之學受業許孚遠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寶卿進太僕少卿竝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啓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

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挺擊
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好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
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中朱
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
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
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守仁當兵
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
爲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
郭興治復相繼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
卽與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

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
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
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
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
及爲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摺摭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
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
官贈太子太保諡恭定

贊曰趙南星諸人持名檢勵風節嚴氣正性侃侃立朝
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嶽詩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謂歟
權枉盈廷譴謫相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



天不蓋之吸泰山喬嶽結育之祿文行
 實曰蘇南星請人律字冰佩又贈銀瓜
 官法太平太守蘇林
 史亦聖射時之某
 又為東時對命無
 殿中
 會
 編四
 自

